



山菊花



免责声明

本书的制作和发表，仅限于连环画爱好者学习、交流、欣赏之用，版权归属于原绘画者及出版社，请于下载欣赏后24小时以内自觉、及时地删除，切勿用于商业用途，否则所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违反此规定者全部负责。如喜欢请购买原版图书！

森木风雨



山 菊 花

(上)

原 著: 冯 德 英
改 编: 孙 仲 晓
绘 画: 王启民 袁大仪
封 面: 关 魏
制 作: 森 木 风 雨

天 津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



1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，腊月十四日这天早晨，在胶东半岛昆嵛山区的山道上，桃花沟的桃子姑娘，随父亲张老三去孔家庄赶集，卖茧、卖柴草。





2 桃子见爹被柴草压得气喘吁吁，汗流满面，赶忙上前接过柴担。桃子是张老三的二女儿，她哥哥金贵为还债，到孔家天津的买卖行里当学徒。姐姐好儿长得瘦弱，小菊妹妹还年小，家里家外，桃子是爹妈的好帮手。



3 过年五月桃子就要出嫁了。亲事是她母亲张三嫂作主，许给了赤松坡的老石匠于世章的二儿子于震海。桃子想着心事，不知不觉地来到集市上。





4 年关大集上，人来人往，拥挤不堪，他们刚走到“德源号”丝场，只听有人喊道：“桃子你也来赶集啦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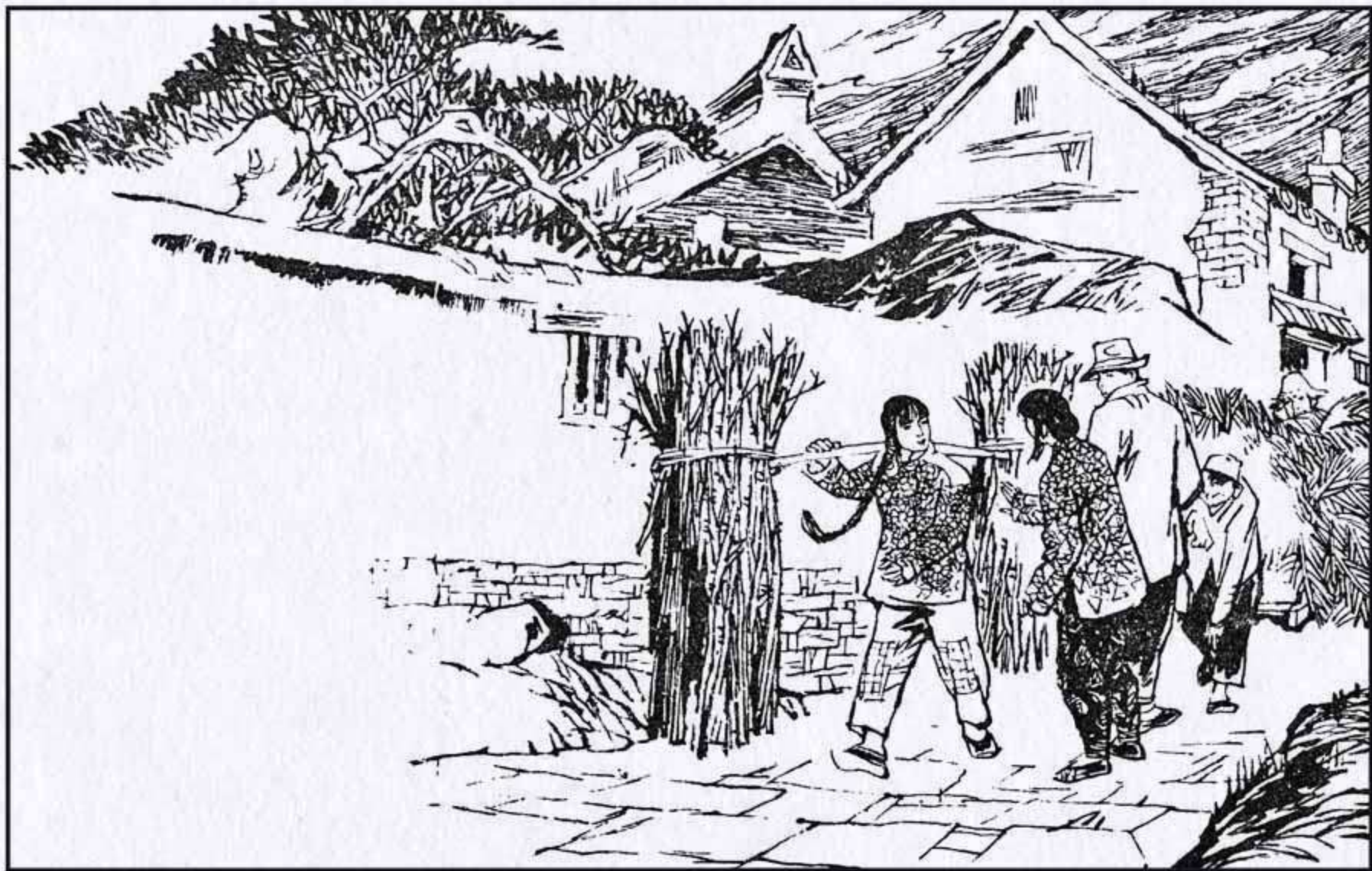


5 说话人叫凤子，也是桃花沟人，出嫁到孔家庄后，桃子就很少见到她。这时，她凑近桃子说：“今天集上要杀一个教书先生，说他是作乱的共产党。”桃子一听，十分惊慌。



6 张老三也十分害怕，他让桃子赶紧去草市场，找本村的立秋卖柴草，自己到丝场去卖蚕茧。





7 桃子谨慎地向草市走去。“啊唷，这不是桃子姑娘吗？”一个叫孔霜子的娘们笑着说道，“你爹的茧，脱手了吧？”桃子摇了摇头，走了。





8 一个戴着灰色礼帽的青年人走近孔霜子：“姑，那个穿粗布的女人是谁？你理她做么。”当孔霜子说，是好儿的大妹子时，青年人这才恍然大悟。





9 青年人叫孔居任，早就看上了好儿，曾多次让孔霜子去张家提亲，都被三嫂回绝了。这次他来找他本族的二大爷孔庆侯，就是想法谋占好儿。





10 桃子走近冬春楼时，忽然，传来震耳的叱骂声。接着，一个身穿破衣烂衫的少年，被推出大门，摔倒在台阶上。



11 桃子见是本村的伍拾子，正想上前拉他，只见一个高个青年庄稼汉奔过去，把伍拾子搀扶起来，说：“小兄弟，有话有冤你尽管说，别怕他们！”





12 伍拾子怒视着站在黑大门口的孔庆侑，大声喊道：“孔三掌柜的，你，你不还钱，倒打人，俺爹死在你们孔家手里！你好歹毒啊！”





13 青年庄稼汉知道，孔家庄有三霸：孔庆儒、孔庆侯和孔庆涛，弟兄三人无恶不作，欺人太甚。这时，孔庆涛摔掉香烟，冲到台阶下，扬手就来打伍拾子。





14 庄稼汉左手一伸，叉开来势凶凶的巴掌，怒喝道：“有理讲理，随便打人不行！”孔庆侔一摆手，三、四个拿着长棍短刀的家伙，杀气腾腾地从黑大门里冲了出来。





15 庄稼汉忙对站在一旁的桃子说：“大妹子，快把小兄弟领走，不走要吃亏的！”说完，他转身踢掉孔庆俦砍来的大刀，并把他打翻在地。



16 “老少爷们：是朋友的闪开，是冤家的上来！”庄稼汉话落刀出手，“嚓”的一声，大刀直插在冬春楼的匾额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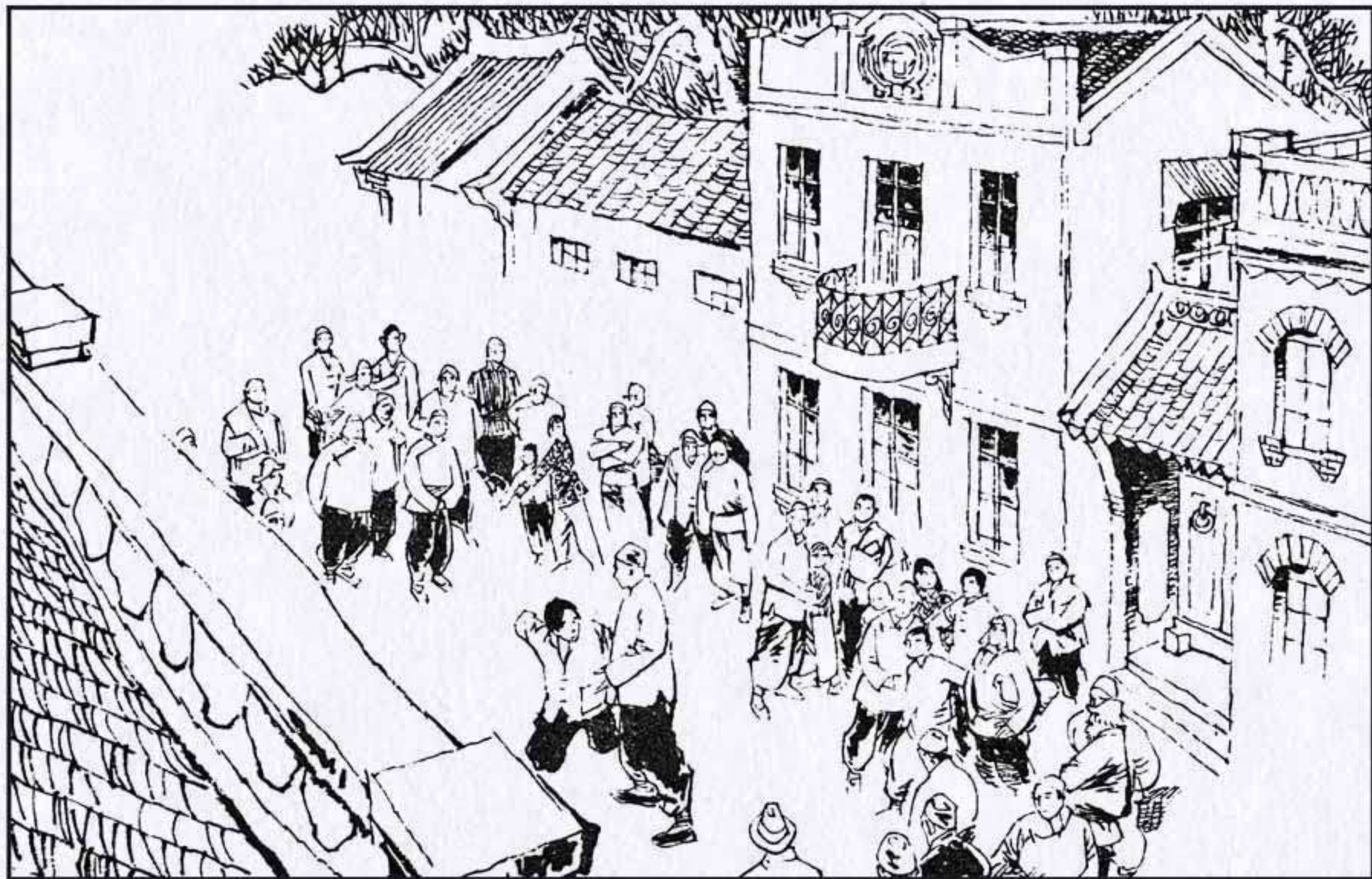


17 打手们见庄稼汉武艺高强，个个呆如木鸡。孔庆侔不顾伤痛，挣扎着向门槛里爬。忽听有人高声喊道：“好小子！欺我叔家没人吗？我来啦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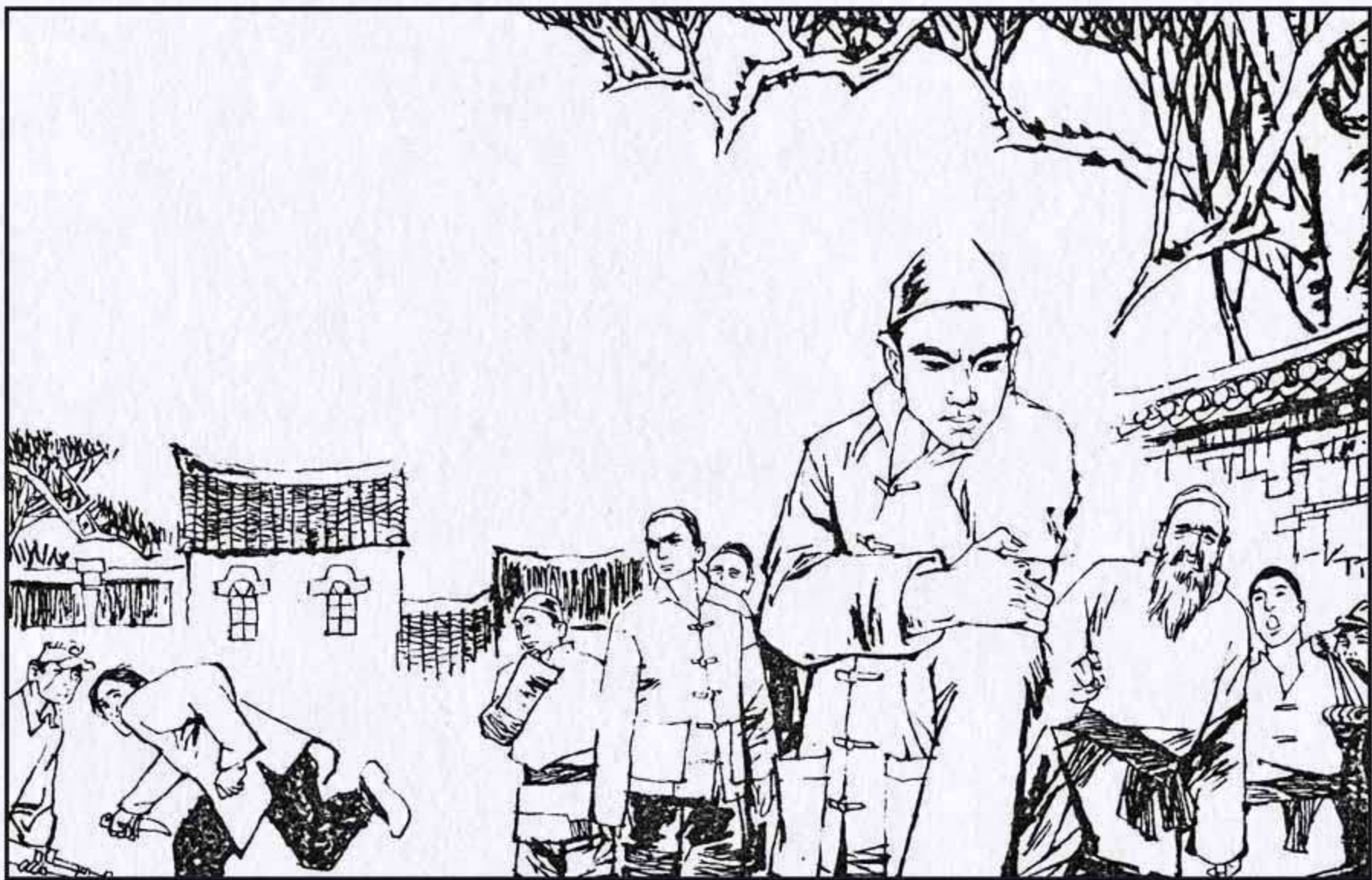




18 来人就是孔居任，他气势很猛，使出飞拳，想一下把对方打倒。但庄稼汉侧身躲过，横扫一腿，孔居任扑哧倒地，礼帽甩出好远。



19 孔居任狼狈地护着洋头，呻吟道：“嗷哟，我腰骨折啦！好汉，我拜你为师……”庄稼汉啐了一口，伏身拉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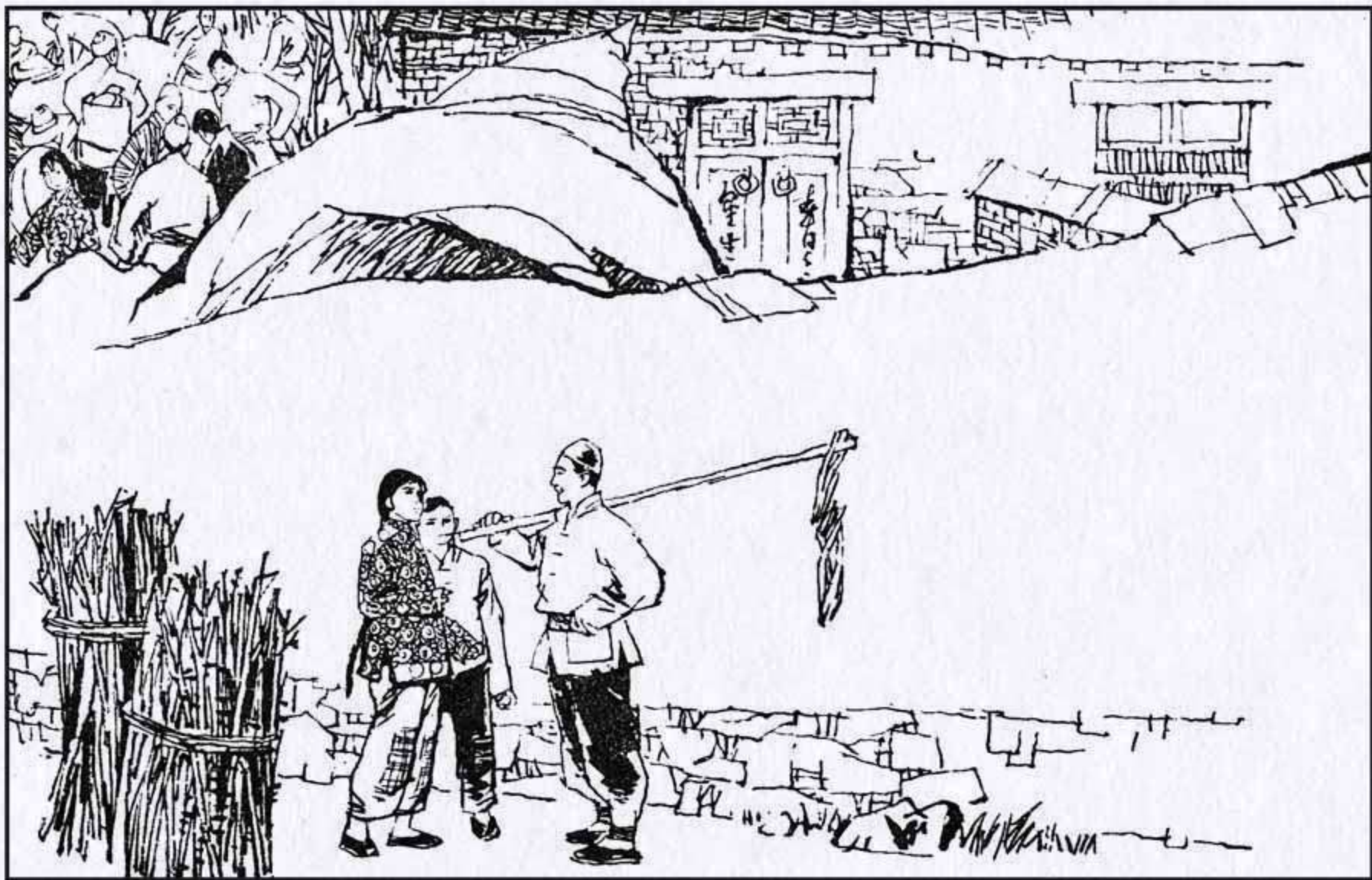
20 忽然，孔居任从怀中拔出匕首，照对方一刺。庄稼汉猝不及防，臂上受伤。孔居任趁机窜进冬春楼。骤然，人群大乱，几个端枪的兵冲了出来。





21 这时突见一个白胡子老头领着五个青年庄稼汉，一拥而上，嘴里喊着：“平民打架，官家莫问！”他们抢在兵的前面，劫走了受伤的庄稼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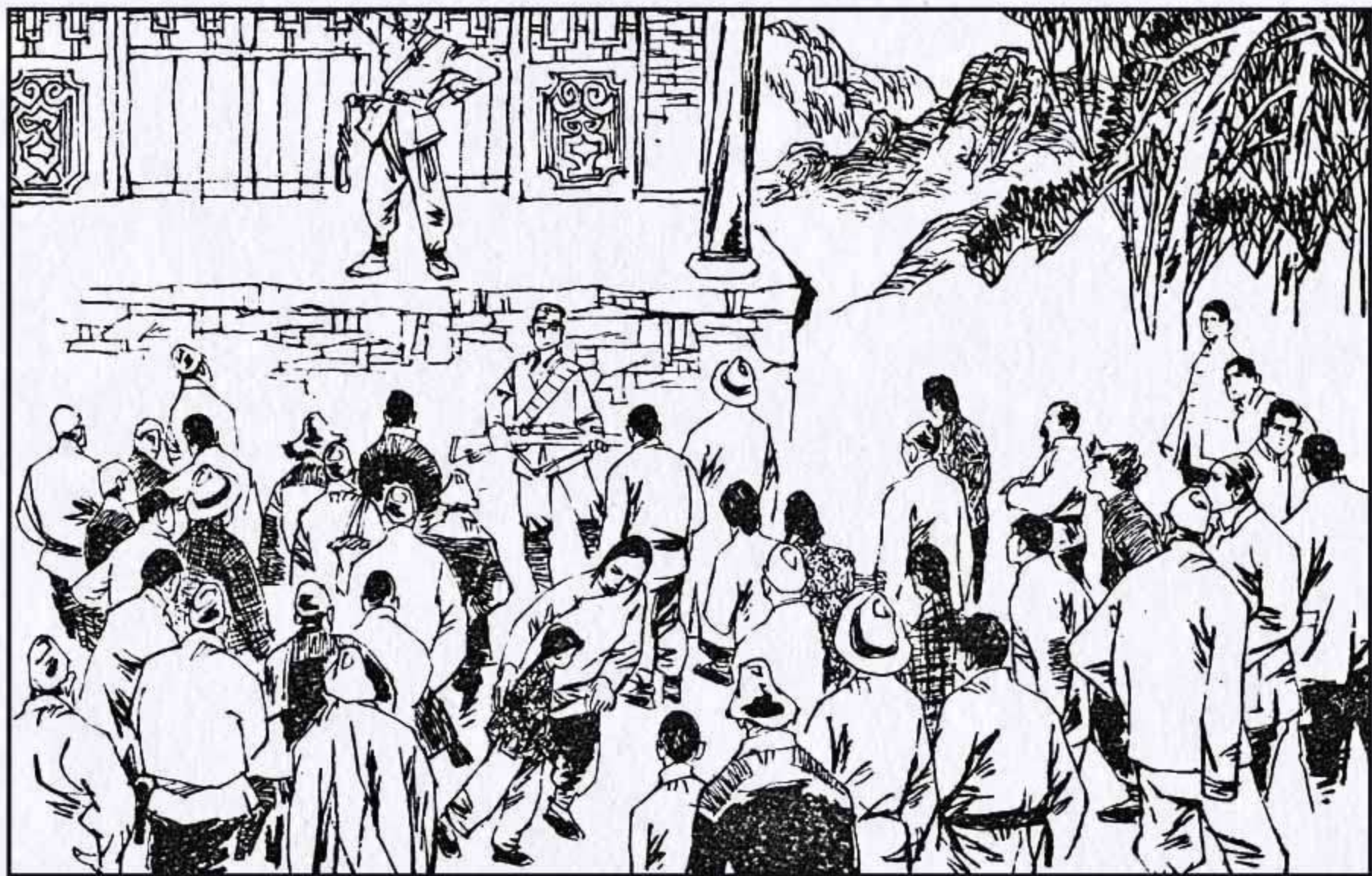


22 再说，桃子带着伍拾子赶到柴草市，找到了立秋哥，让他把伍拾子带回村，随后，回丝场去找父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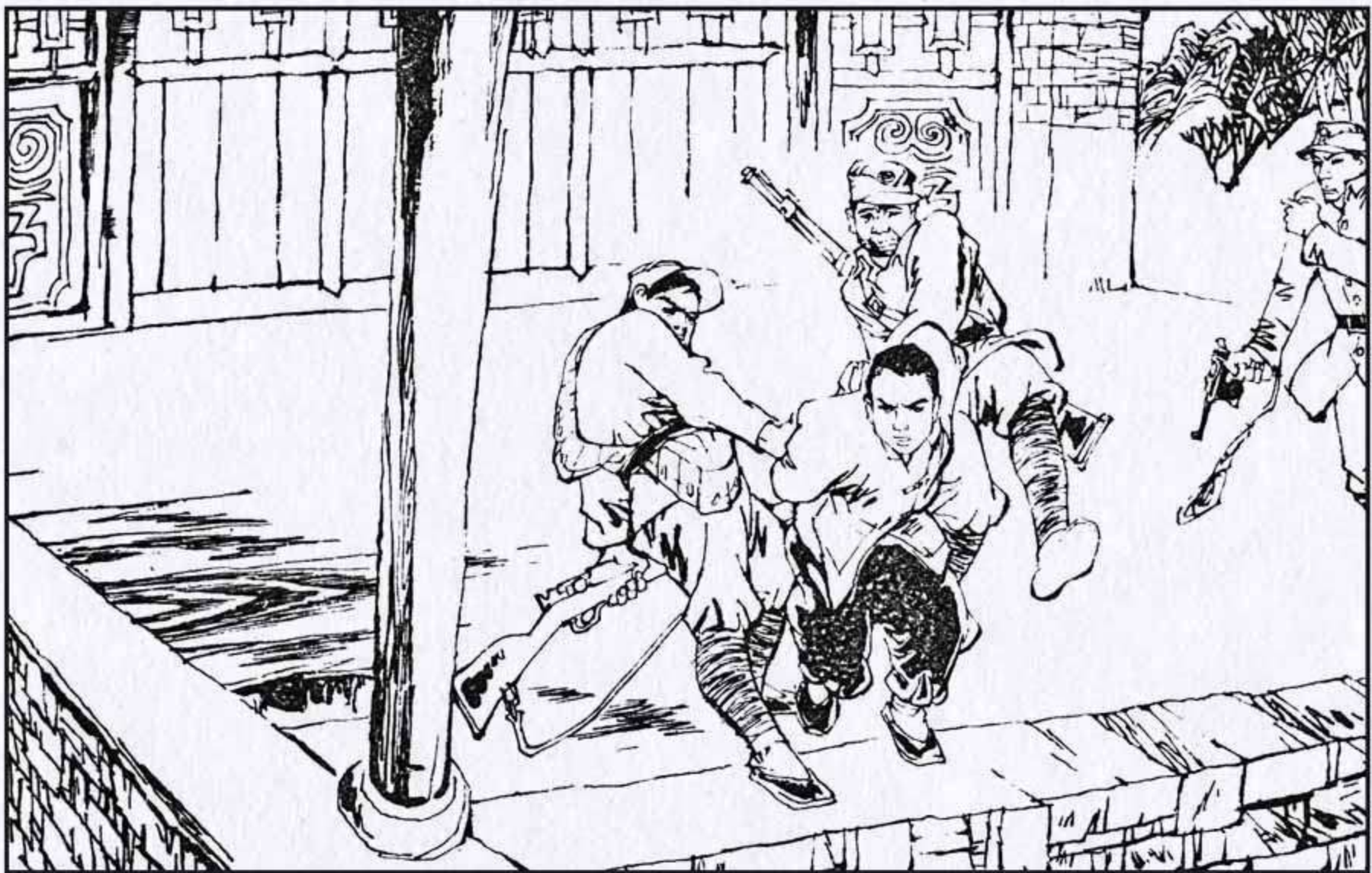




23 桃子走到十字路口的戏台左侧，人们忽然轰乱起来。桃子这才想起今天集上要杀人，心里蹦蹦地乱跳。



24 这时，区长孔庆儒的儿子区保安队长孔显跳上戏台，狂叫道：“咱区里拿着一个叫孔志红的共产党，今天就杀他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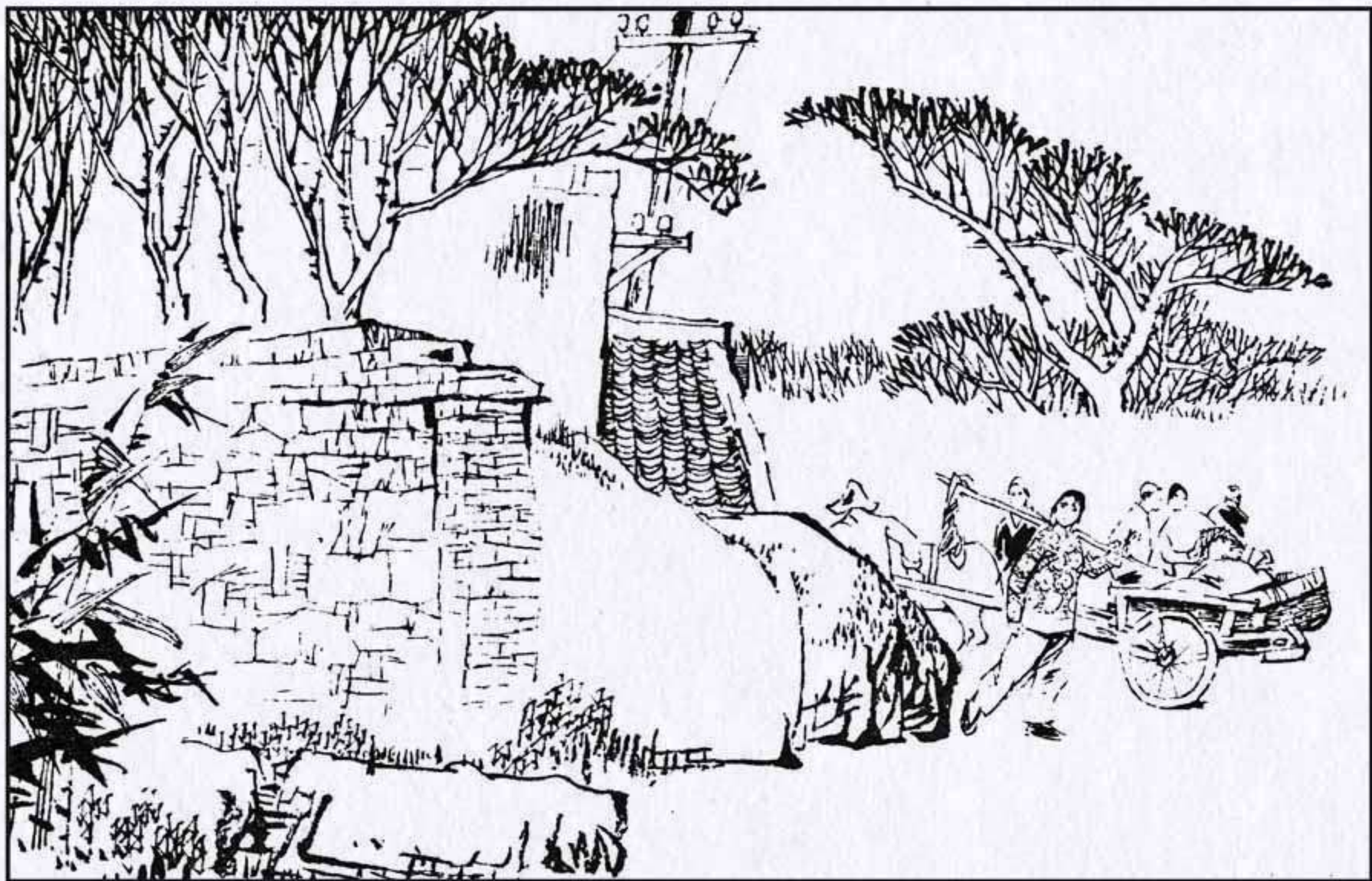


25 被兵警押上戏台的孔志红，临危不惧，喊道：“乡亲们，他们胡说八道，蒋介石害怕共产党为劳苦大众谋利益。国民党认贼作父，把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丢给日本侵略者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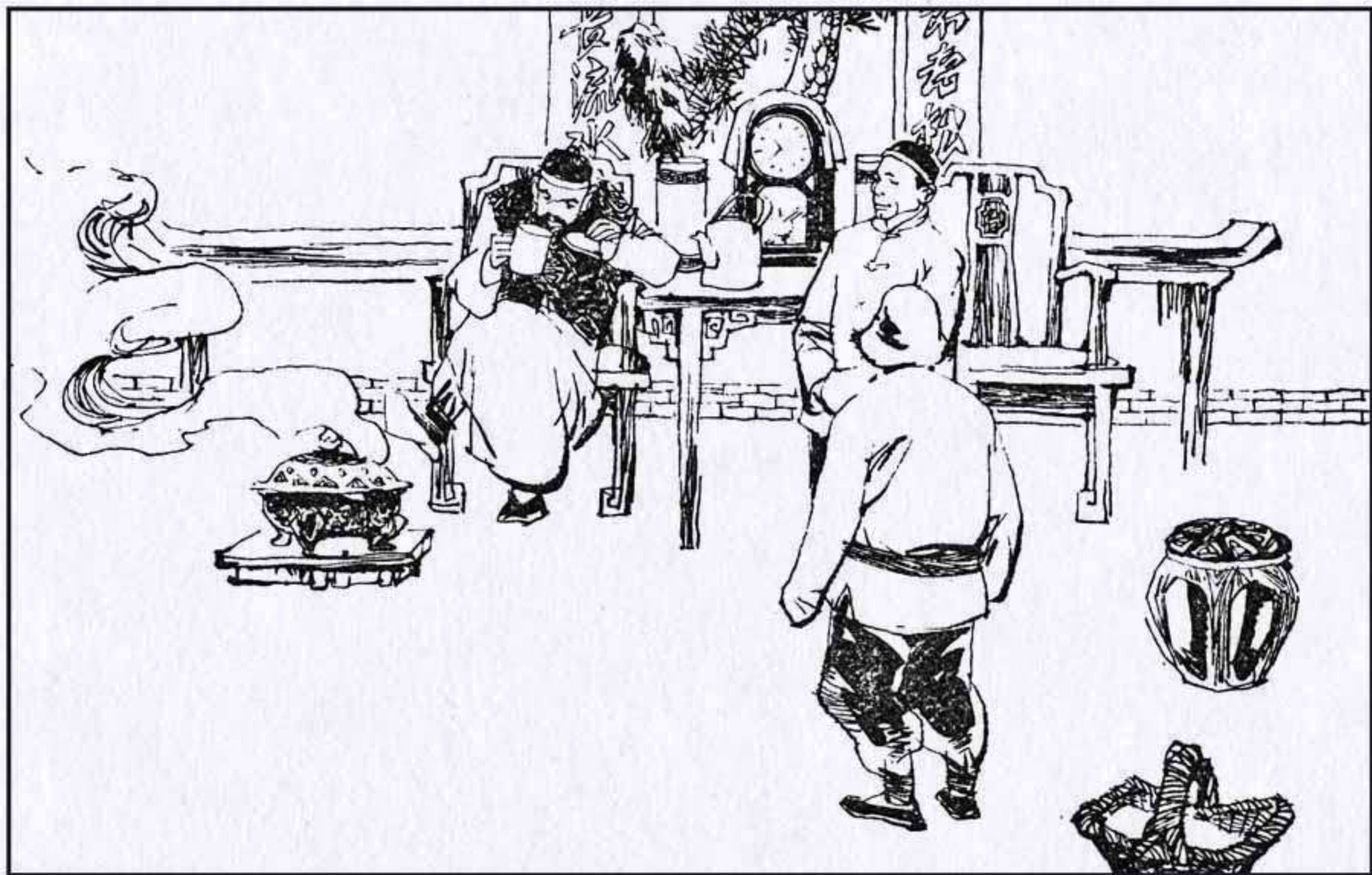
26 他们不容孔志红多讲，把他杀害了。桃子心里十分难受，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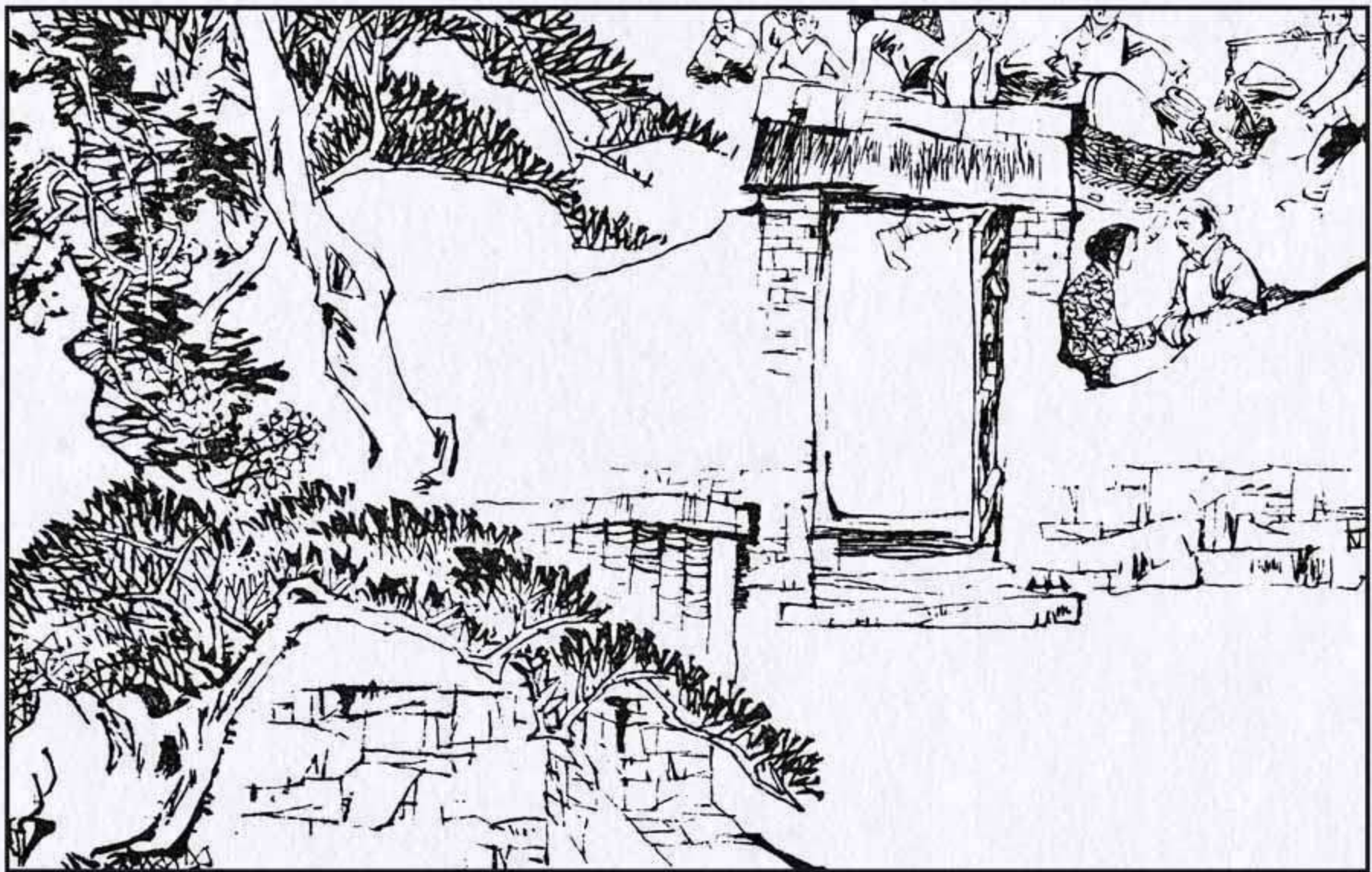
27 过了约一个时辰，桃子来到丝场找父亲，可是没有找到，心里十分焦急。原来，张老三卖的茧钱，连买茧种都不够，为养家糊口，只得去求孔庆侯延缓付租息的期限。





28 可是孔庆侯却立逼他结帐，否则就要扣下毛驴，抽回佃给他的山峦。不管张老三如何哀求，也是白费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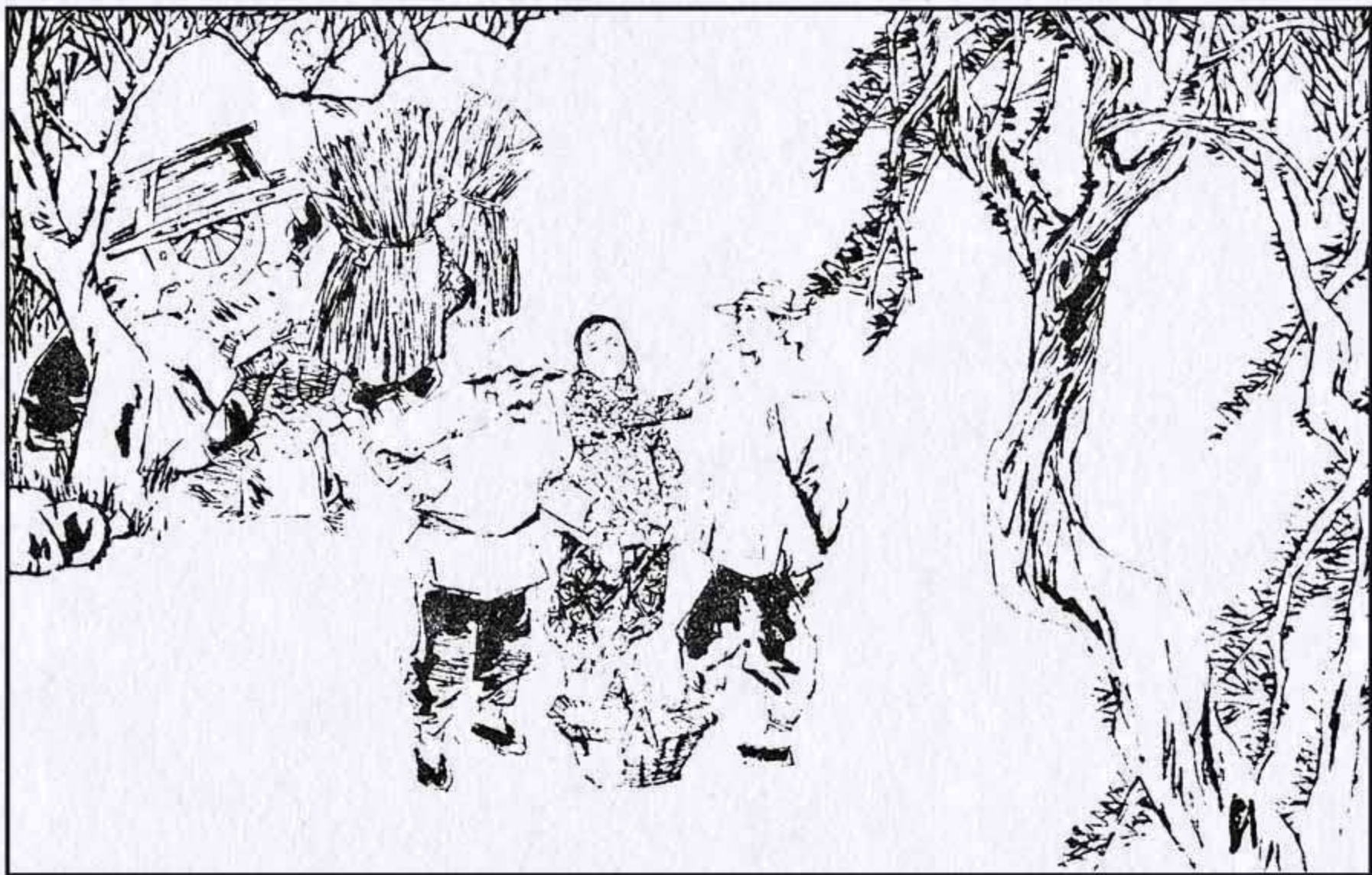
29 张老三急得在大街上乱转起来。这时，孔霜子上前故做关心地说：“三哥，不要犯难，走！找孔居任想想办法。”





30 孔居任见姑领着张老三朝自己走来，心中十分得意。没等张老三把情况说完，满口答应，愿向孔庆侯求情，要他俩在此等候。





31 不一会儿，孔居任回来了，他说，孔庆侯同意租息延期。这真是掉进大海遇到了救命船。张老三感激涕零，摸出所有零碎钱，要请孔居任和孔霜子两位恩人喝杯水酒。





32 孔居任反宾为主，把张老三请进冬春楼二楼雅座间，好酒好菜摆了一桌。席间，孔霜子又提到好儿和孔居任的婚事。张老三经过这番交往，顿感孔居任实在了不起，就脱口应承下来。



33 孔霜子怕他回家后变卦，说：“三哥，你可千万别将好儿嫁给她表哥高玉山，他是共产党，官府正要拿他。”张老三一听，吓得眼都直了。他主动要求立婚契，择配的日子是腊月二十五。



34 张老三在回家的路上，把好几许配孔居任的婚事告诉了桃子。到家时，张三嫂见女儿哭肿了眼睛，诧异地问：“怎么啦？”“你问俺爹吧！”桃子哭着跑进西厢房去找姐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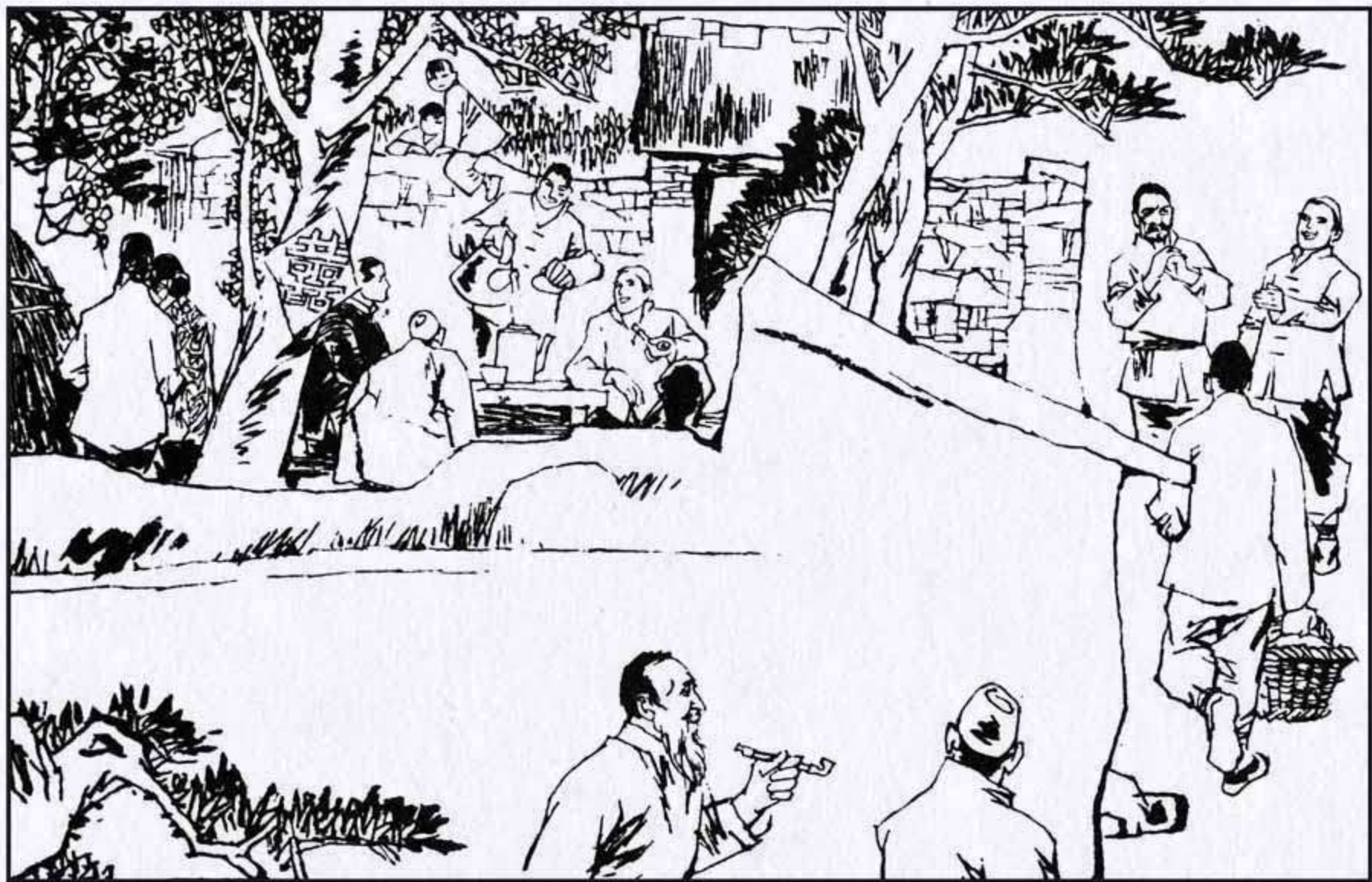


35 桃子边抹泪边开导好儿道：“姐，你想开点，为交租子，爹都哭啦！你和玉山哥好，爹妈虽知道，但也没法啊！”好儿哭着下炕，恳求母亲退了这门亲事。这时三嫂推门进来了。



36 好儿扑进母亲的怀里。三嫂沉痛地说：“孩子，到了这般地步，也只好由命啦！”好儿曾多次想到死，但怕连累全家遭殃，只得承受屈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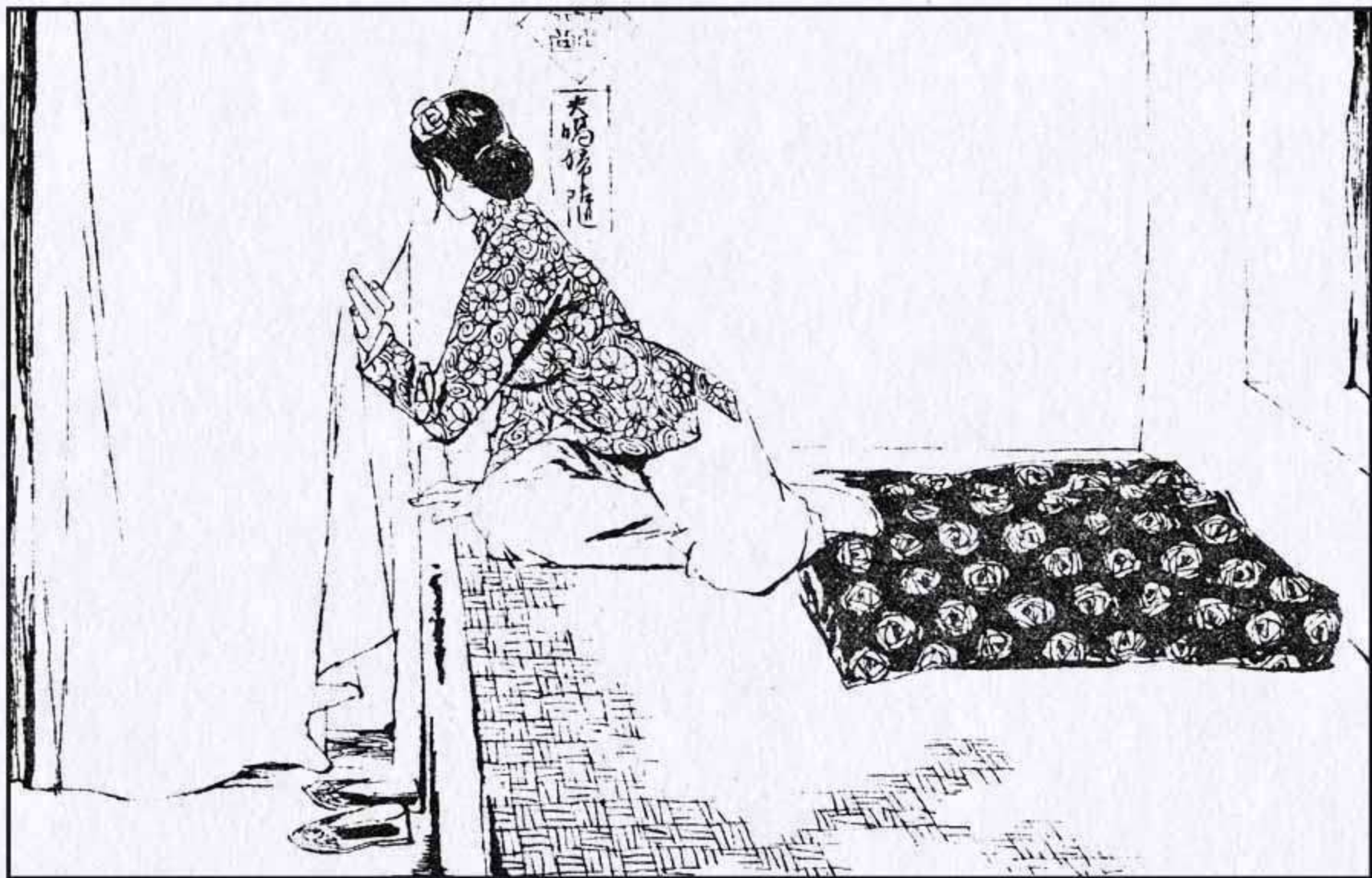


37 好儿出嫁半年了。桃子和于震海办喜事的日子终于到了。热闹的婚礼正在举行，老石匠于世章家的三间草屋喜气洋洋，老人脸上浮着笑容，向客人们连连敬酒。





38 桃子盘腿坐在西间炕上，显得清秀大方，前来闹房的大闺女、小媳妇和老婆儿连声夸赞。



39 喝喜酒和闹房的走啦！夜深了，雨在不停地下着，于震海没有走进新房，却站在正间里，面朝窗口一动不动。桃子心想：他还有什么心事，难道女婿不中意自己吗？





40 忽然，屋外有人敲了三下窗。桃子正吃惊，窗扇打开了，一个湿淋淋的男人头伸进窗里。于震海悄声说：“赤杰，我在屋里等你老大一会了，我马上就去。”





41 于震海面对红门帘，说：“喂！你先睡吧！我有急事，天亮前就赶回来。”未等新媳妇答话，他闪身跃起，出了窗户。直到这时，桃子还没看清丈夫是个啥模样。





42 桃子气得浑身发抖，边哭边想：这可恨的男人，刚举行过婚礼，连句话还没顾上说，就匆忙走开。他是石匠，难道他的心也是石头的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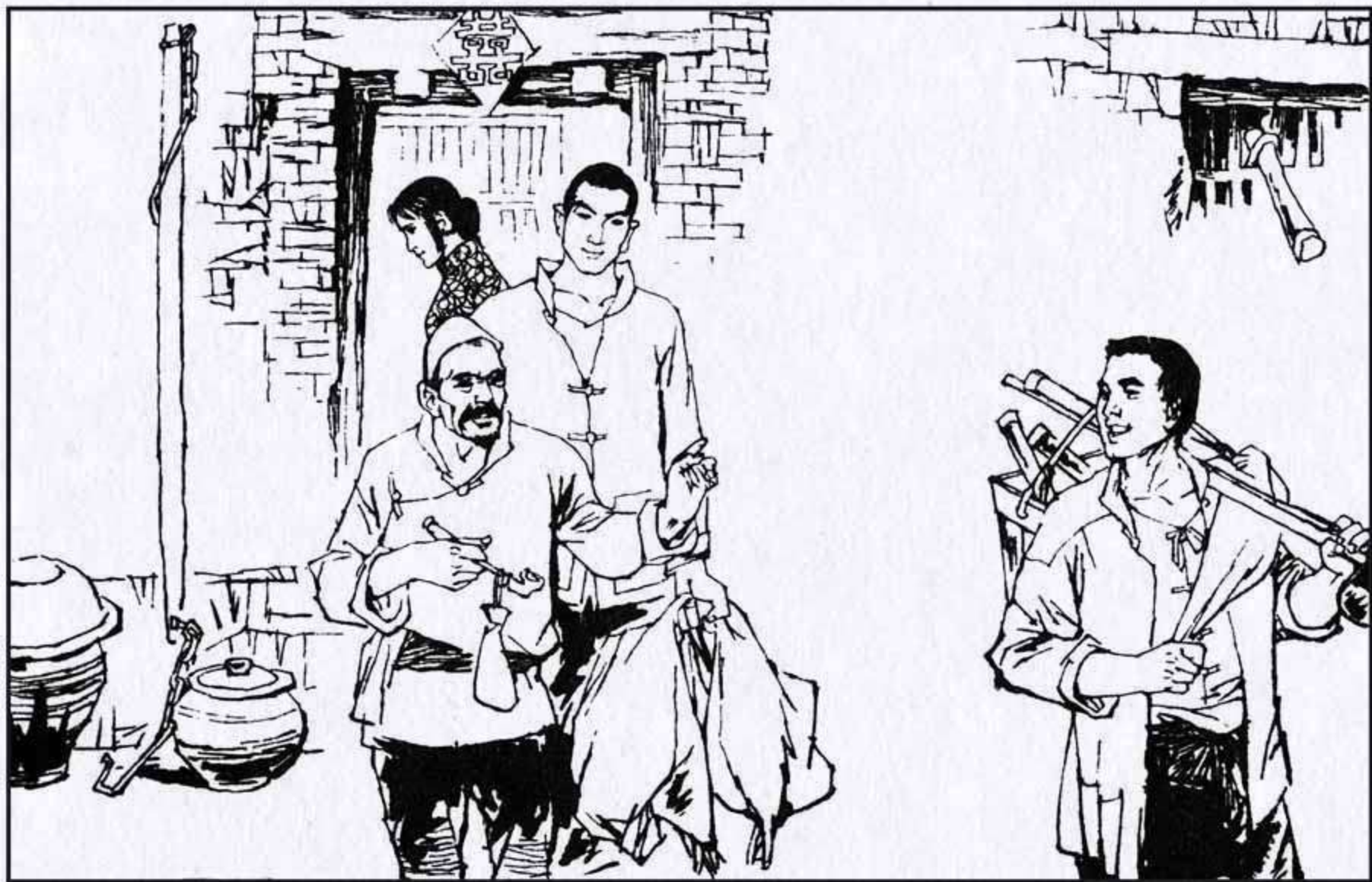
43 桃子面对孤灯，翻出针线做起活来，做着做着，不知不觉地倒在炕上睡着了。她被报晓的公鸡声惊醒，又听到东间屋传来男子汉的鼾睡声，顿时吓了一跳，走下炕来。





44 走到东屋，桃子见炕上躺着个穿新衣的青年人，好象在哪里见过，忽然，她想起在孔家庄冬春楼救伍拾子，痛打孔庆涛的庄稼汉来。他就是于震海。





45 这时，于震海醒了，他背起石匠工具箱子要出门，他爹和他哥于震兴从外面走进来。于世章说：“这两天你哥出去做工就行了，你在家帮着桃子安织布机吧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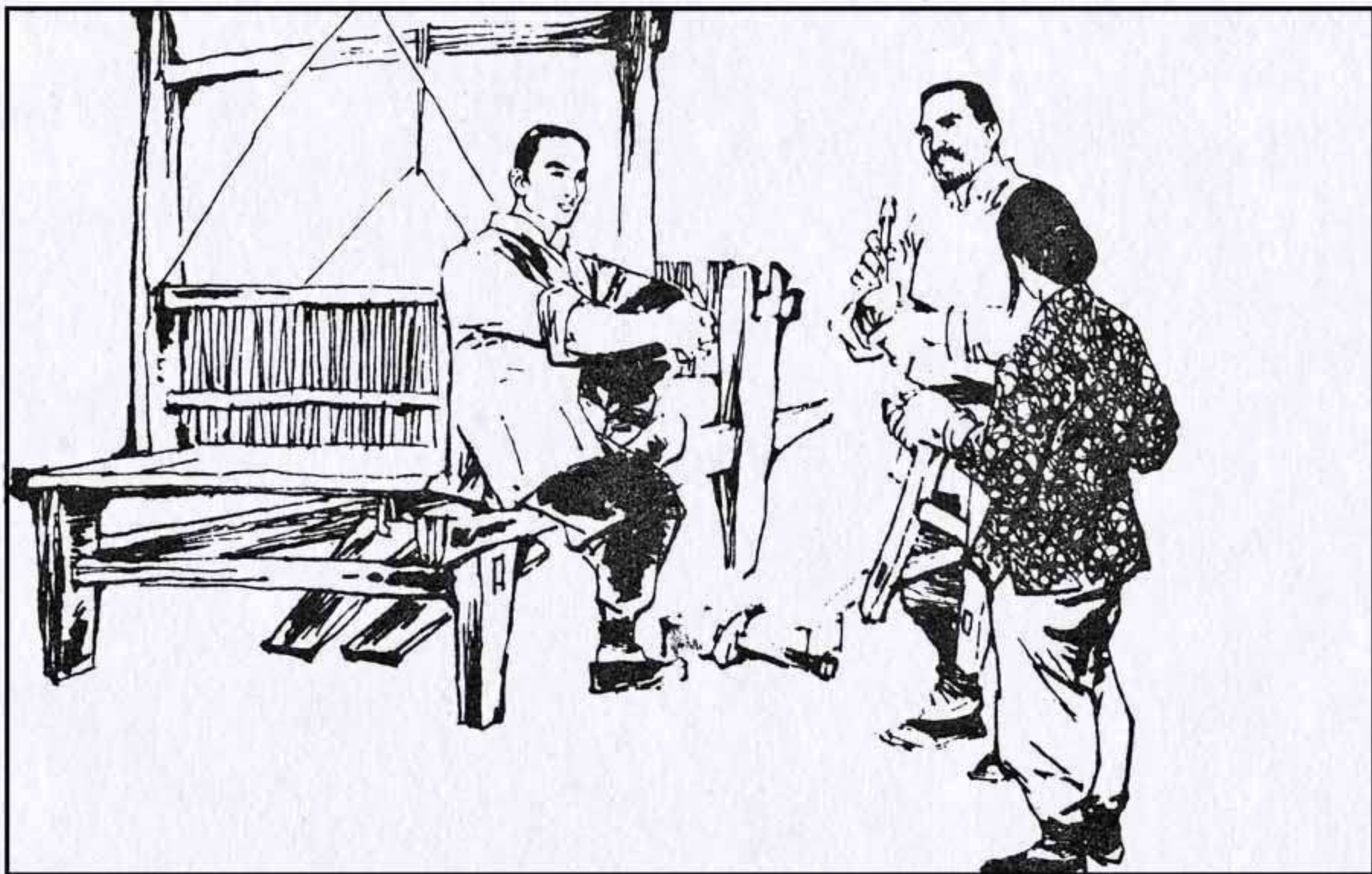
46 于震兴扛锄走后，桃子对震海说：“去年在孔家庄集上替人打架，可把我吓坏啦！”震海细细地看了妻子一眼，笑着说：“哦，那个大妹子原来是你呀！”





47 桃子问道：“昨天晚上，你做什么去了？”震海赶忙解释道：“我做的是好事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现在不能说。”





48 他们很快把织布机安好了。桃子试机时，于世章从屋外进来高兴地说：“震海，借钱先买头猪，往后，这家要象个家，要有猪，要有鸡打鸣。”



49 第二天，于震海背着麻袋来到集上买猪。中共胶东特委两位负责人，丁赤杰和李绍先把他叫到僻静处，李绍先悄声说：“你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事，上级批准啦！”





50 于震海急忙买了头猪崽，去完成了丁赤杰和李绍先交给他的送信任务后，兴冲冲地赶回家。桃子解开麻袋一看，吝惜地说：“这猪崽让你给闷死了。”





51 于震海望着媳妇，伸了伸舌头。他风趣地说：“这个家伙，真没出息，人家专门留给你的吃食白费啦！”桃子听后，咯咯地笑起来。





52 熄灯后，桃子轻声说：“俺妈捎信来，叫咱俩和好儿姐明天七月七都回去，好吗？”震海一想起孔居任，打心眼里恨他，不去吧，又怕伤了妻子和岳母的心，就只好答应了。





53 “妈，俺二姐和震海哥来家啦！”张老三的小女儿小菊在院里喊着。三嫂慌着理把鬓发，迎到院子。她一手拉女婿，一手扯闺女，端详着，微笑着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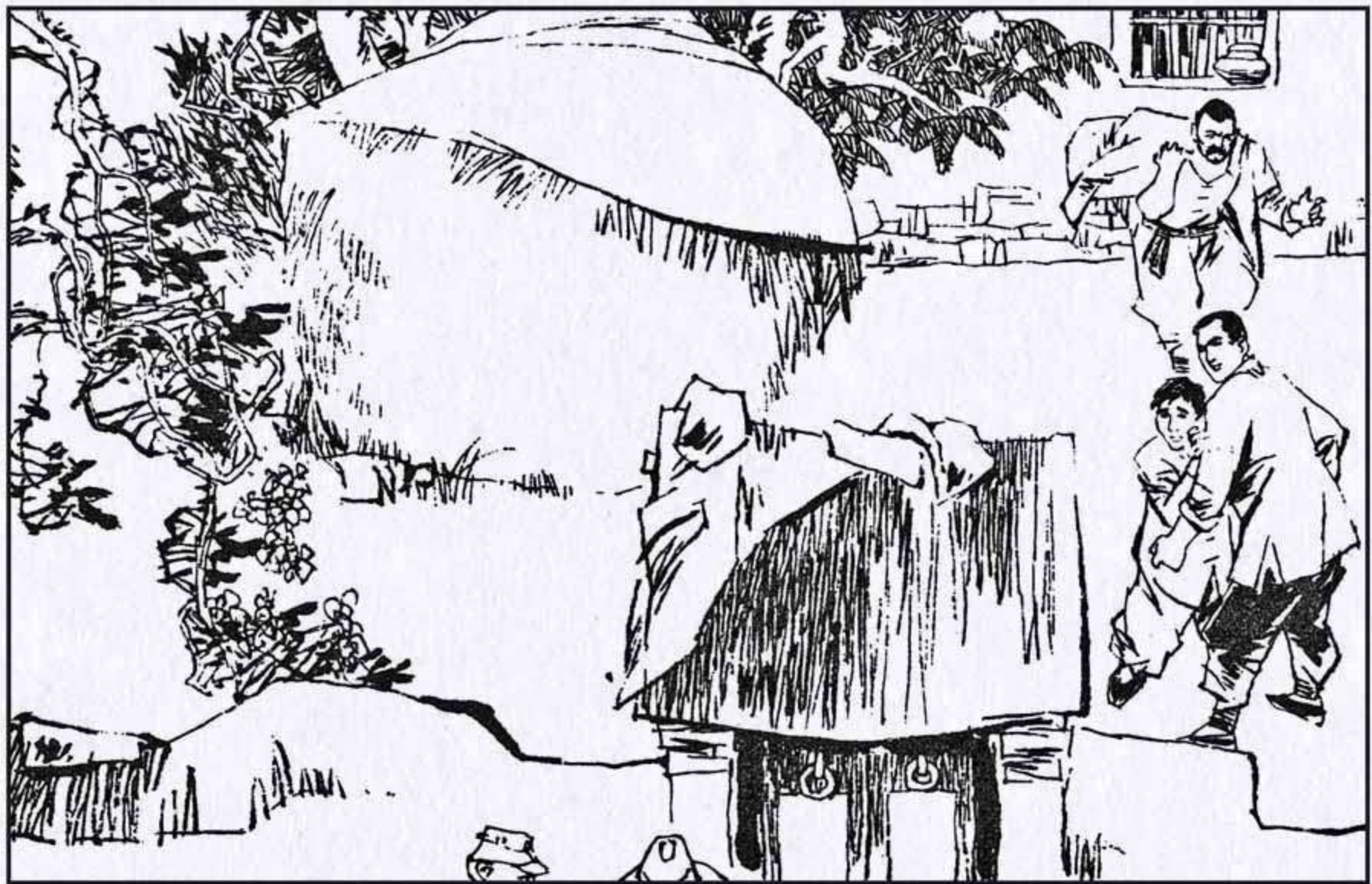


54 两口子随着三嫂走进厢房，震海问候了张老三。三嫂指着躬腰站在炕上的人介绍道：“这是你居任哥。”孔居任赶忙点头陪笑着，震海只是闷头坐下了。





55 吃过晚饭，于震海和孔居任都在这里住下了。半夜，震海被狗叫和杂乱的敲门声惊醒，以为自己身份已暴露，大步走到院门，用石头顶住门，准备迎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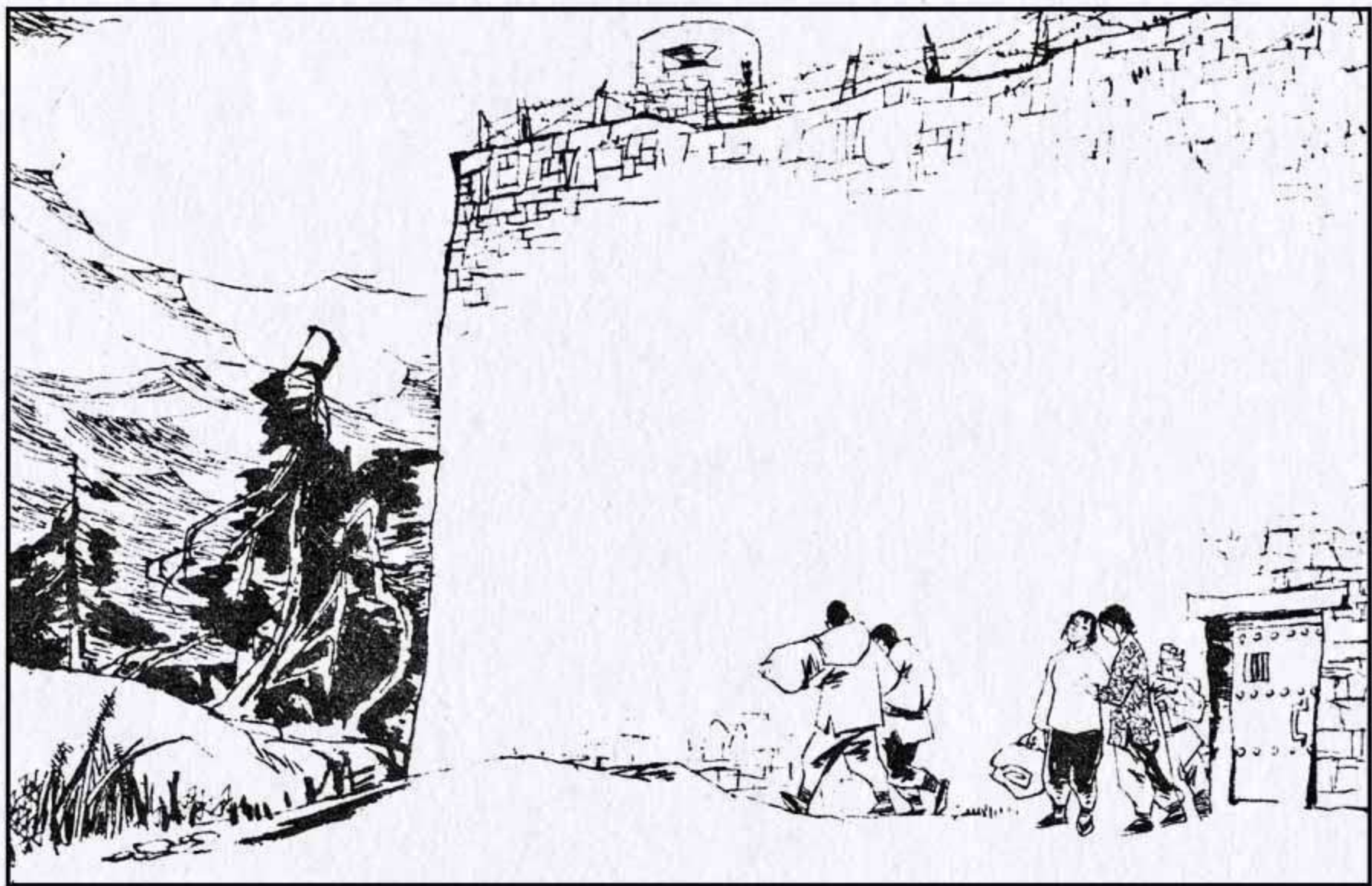


56 这时，孔居任恐慌地喊道：“别开门，是来抓我的……。”直到这时，他才把联络人，绑过孔庆侯的票说了出来，并求震海不要记仇，看在亲戚面上救救他。这可把张老三吓坏了。



57 三嫂也为孔居任向震海求情。于震海只得拉着孔居任从后厢跳出窗外，沿着山沟，攀上了北石屋。震海听着狗的狂叫和孩子的哭声，痛心地朝岳母家凝望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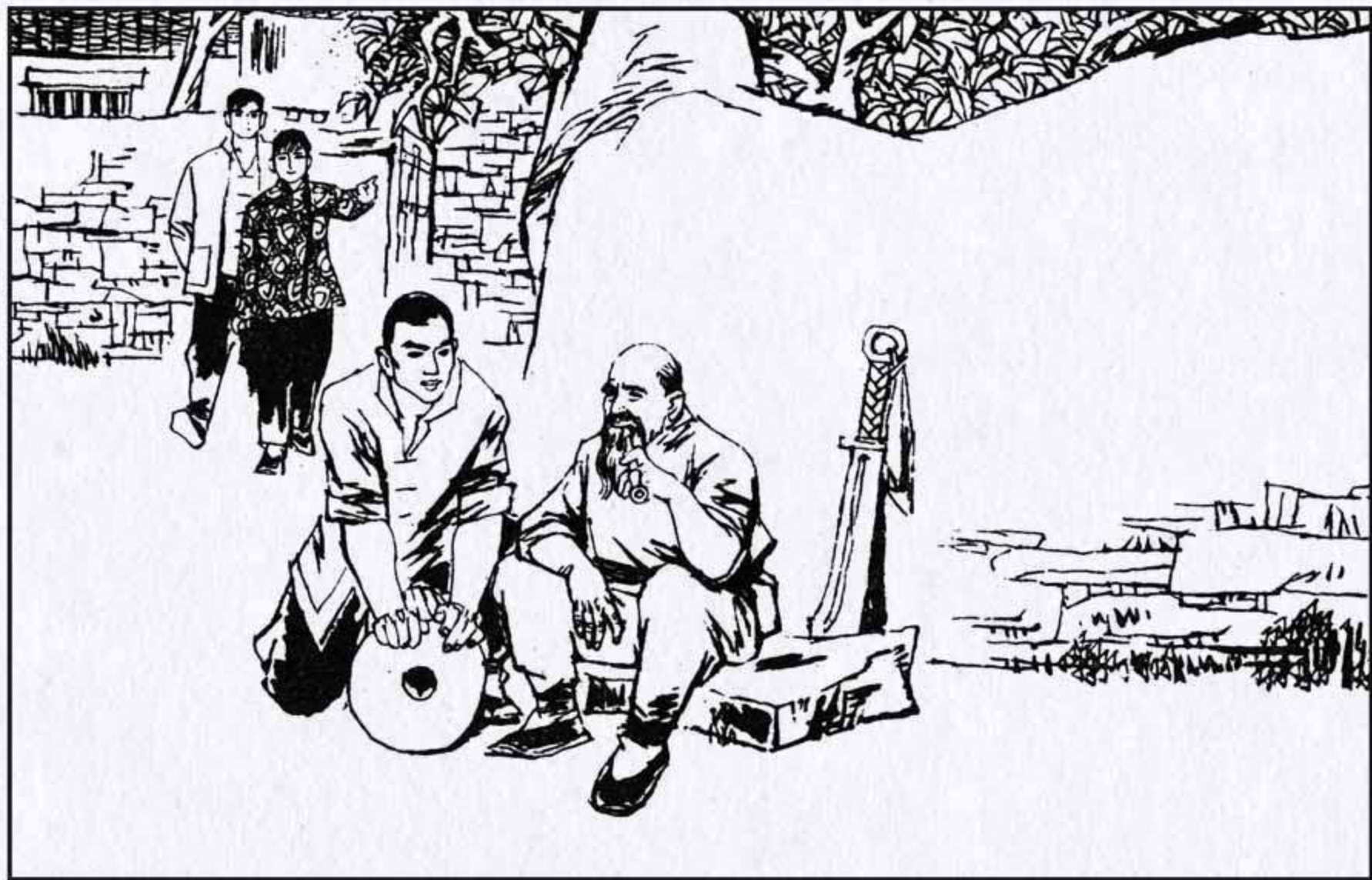


58 孔居任逃跑后，张老三和好儿被孔显抓去做人质，逼得张三嫂只好把毛驴卖了。在震海的帮助下，凑足了孔显要的钱数，才把人赎了出来。





59 于震海在赤松坡成立了武术会，苦大仇深的金牙三子、刘宝田、刘宝川兄弟等青年人入了会。明里，跟着曾在冬春楼救走震海的江鸣雁老人用心学武艺；暗里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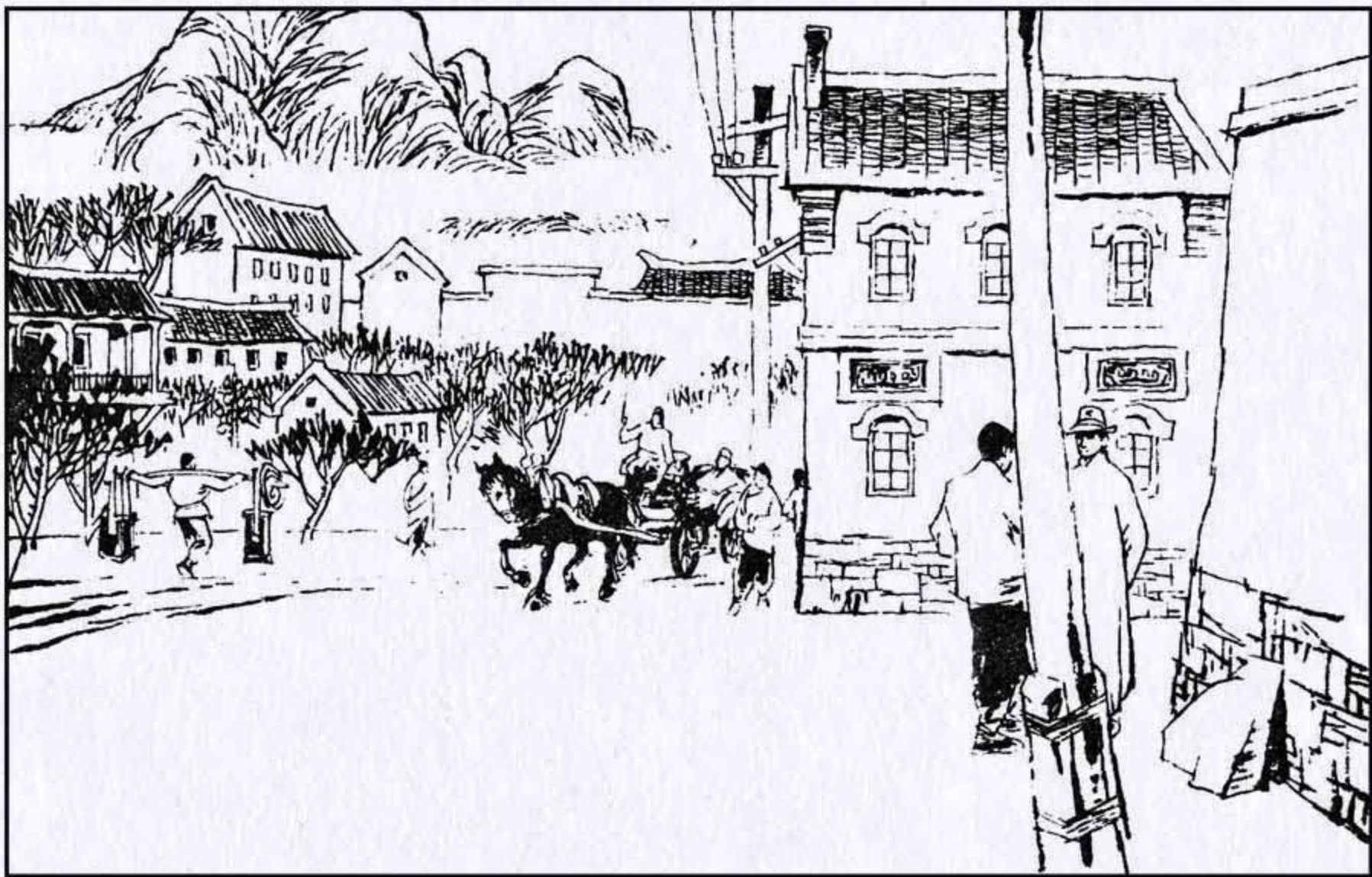


60 金牙三子他们在武术房的院子里练武。震海练完武，正和师父江鸣雁说着话，老人的女儿二妞领着丁赤杰进了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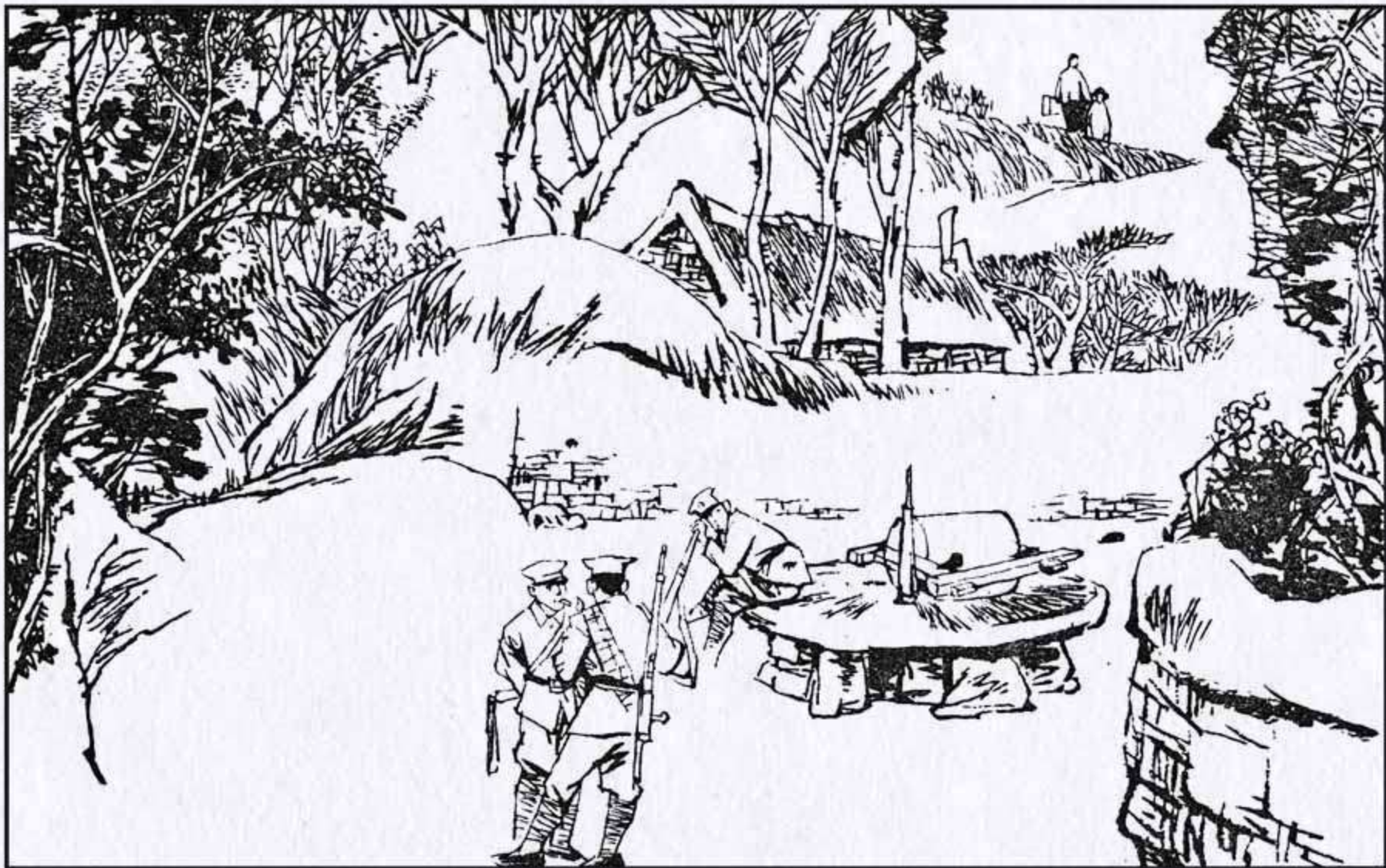
61 丁赤杰乘江鸣雁进屋沏茶，一面看着小伙子练武，一面凑进震海的耳旁，悄声说：“组织上准备派你到威海去接一位负责同志，因为接信晚，时间紧，任务十分艰难。”





62 于震海当天夜里就瞒着父亲和妻子出发了。他忍着饥饿跑完了一百几十里山路，傍黑天，到了威海卫。他很顺利地和一个叫程先生的人接上了头。





63 程先生是胶东特委负责人。往回赶的路上，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。震海听得入了迷，两天的疲劳早忘了。这天傍晚，他俩路过一个小山村时，于震海远远看见村边有四、五个警察。



64 于震海急忙接过装满马列书籍的皮箱。他怕敌人检查，叫程先生先通过关卡。然后，他自己转身朝旁边的一片树林里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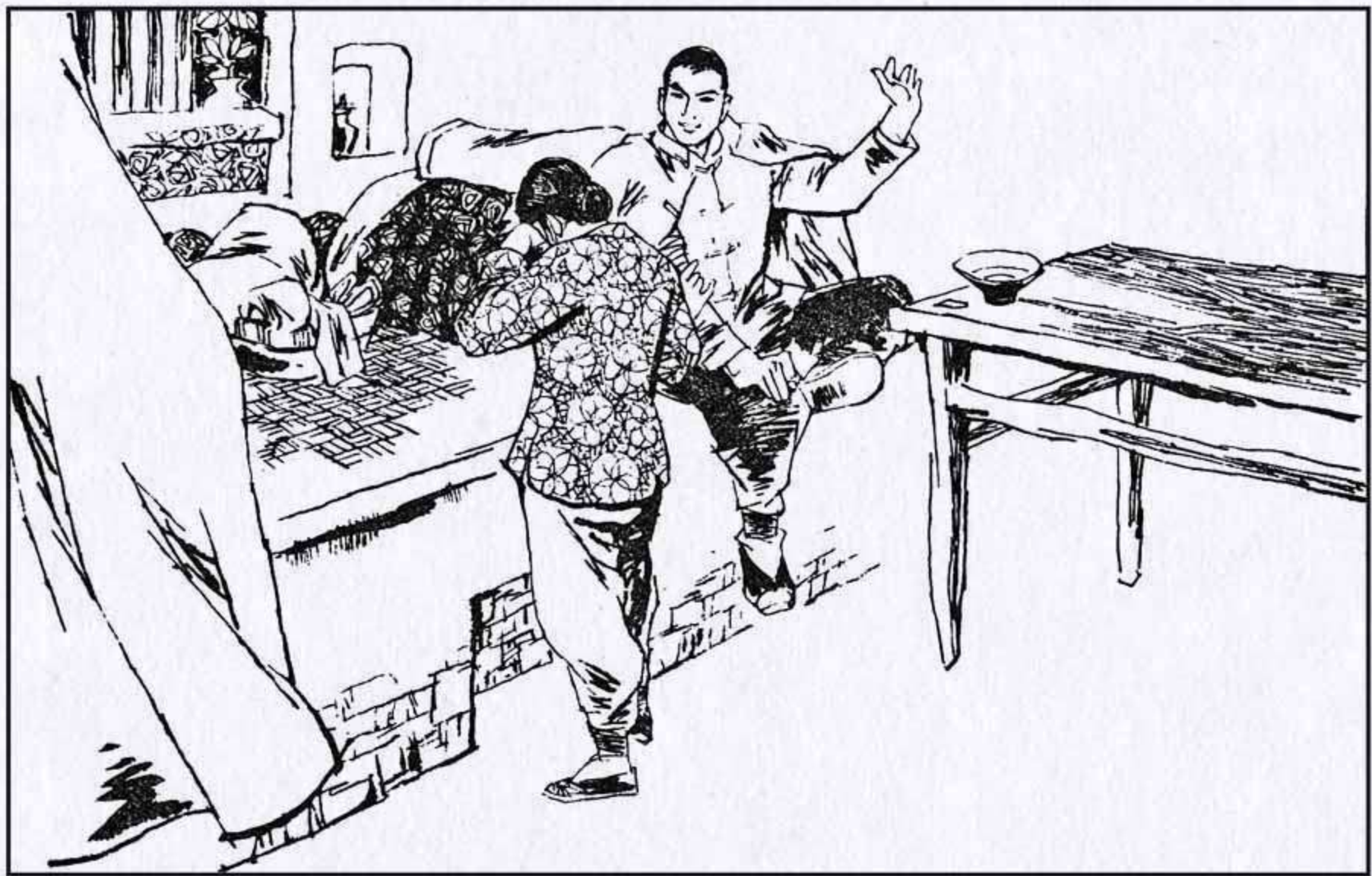


65 警察发觉了。于震海见二、三个家伙紧跟而来，便撒腿就跑。谁知敌人一枪打中了他的膀子，他一头扑在松树上，皮箱也被摔出老远。





66 但是，于震海这条硬汉子没有忘了自己的使命。他迅速抱起皮箱，咬着牙，爬上披满白雪的山顶，又顺着滚下了陡坡，摆脱了警察的追赶，终于把程先生安全送到了丁家庵。



67 回到家里，桃子发现震海膀子上裹着白布，鲜血殷出布面，脸色苍白，哭喊起来。于震海装着生气地说：“你再哭，我动手啦！”说着朝自己腿上拍了一巴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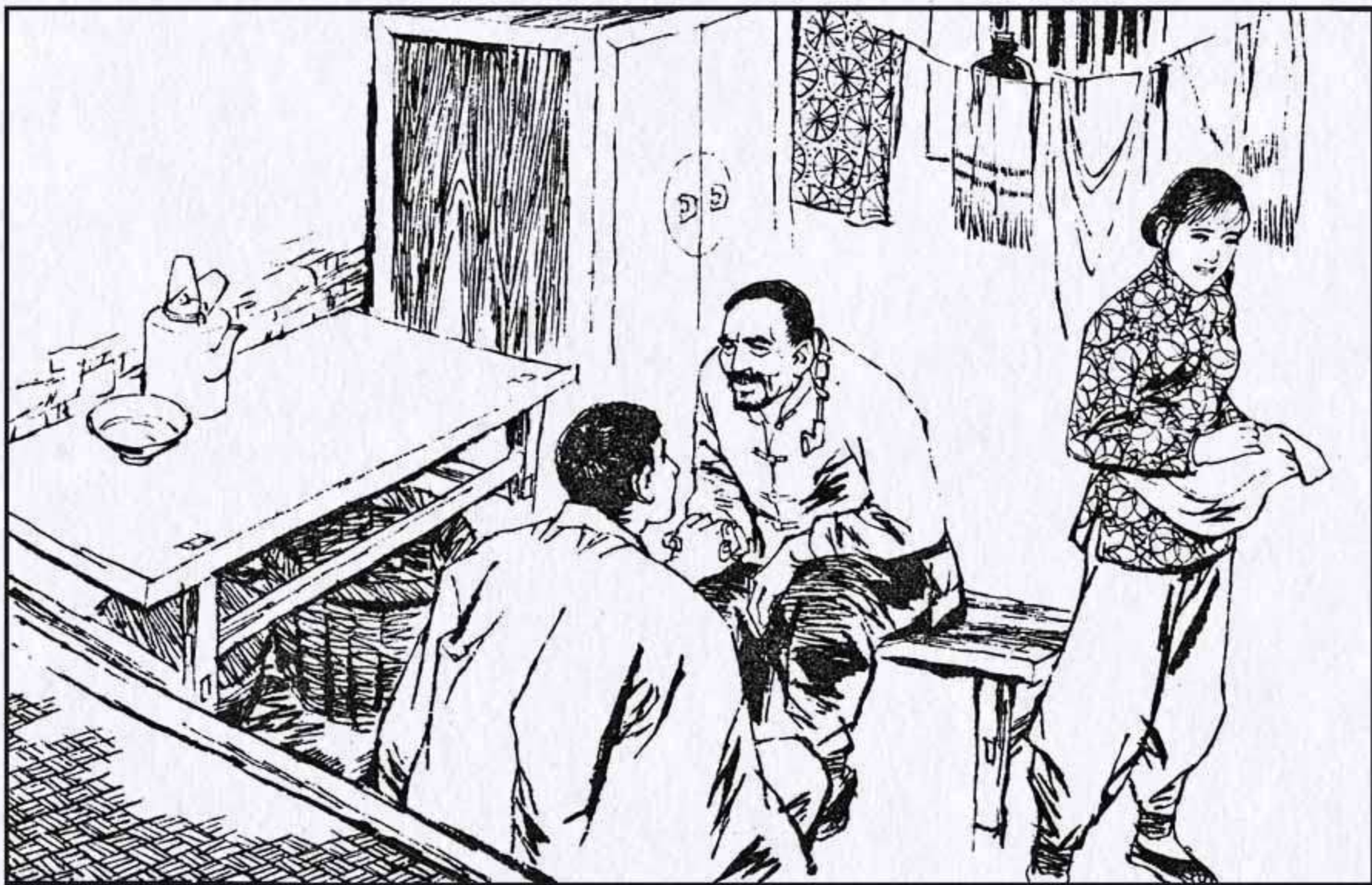


68 于世章在门外听到动静，以为是儿子打了媳妇，赶进来要打震海。桃子一步抢上前去说：“爹，你消消火，他没有打我！”





69 于世章逼着儿子说实话，震海只是摇了摇头。老人心里越发明白了，他一定是加入了共产党，便不再逼问，反而高兴地说：“好！爹支持你，共产党要不嫌，也给我挂上个名！”



70 于震海惊喜地握着父亲的手。这时，桃子还不知道共产党是个啥组织，但她觉得，公爹和丈夫是好人，那么，共产党做的事肯定错不了。桃子在一边看着，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



71 桃子重新帮震海裹好伤，深情地说：“你在家好好歇着，明天我到孔家庄中药铺抓点药回来。再说震兴哥有半个月没来家了，我去看看他！”





72 于震兴在萃女家扛活。萃女是京戏老艺人的女儿，因遭官司被迫嫁给孔秀才的族侄，过门不久，丈夫就死了。她看不惯浪荡富家子弟，却偷偷地爱上了长工于震兴。





73 于震兴被萃女的一片真心感化了。俩人私下商定要结为夫妻。但由于萃女的名声被孔家败坏了，背后都叫她“小白菜”。人们纷纷议论，桃子也听说了这件事。





74 桃子在小白菜家没见到震兴，正要走，萃女拿出五块钱给她：“这是震兴的工钱！”桃子本想不理她，但想到震海的伤口，只好勉强收下了两块。





75 桃子在济仁堂中药铺抓了药回来，远远看见本村财主，绰号叫“坏地瓜”的于之善，走进孔秀才的大门。暗暗想到：“这个缺德的坏地瓜，又不知要耍什么坏啦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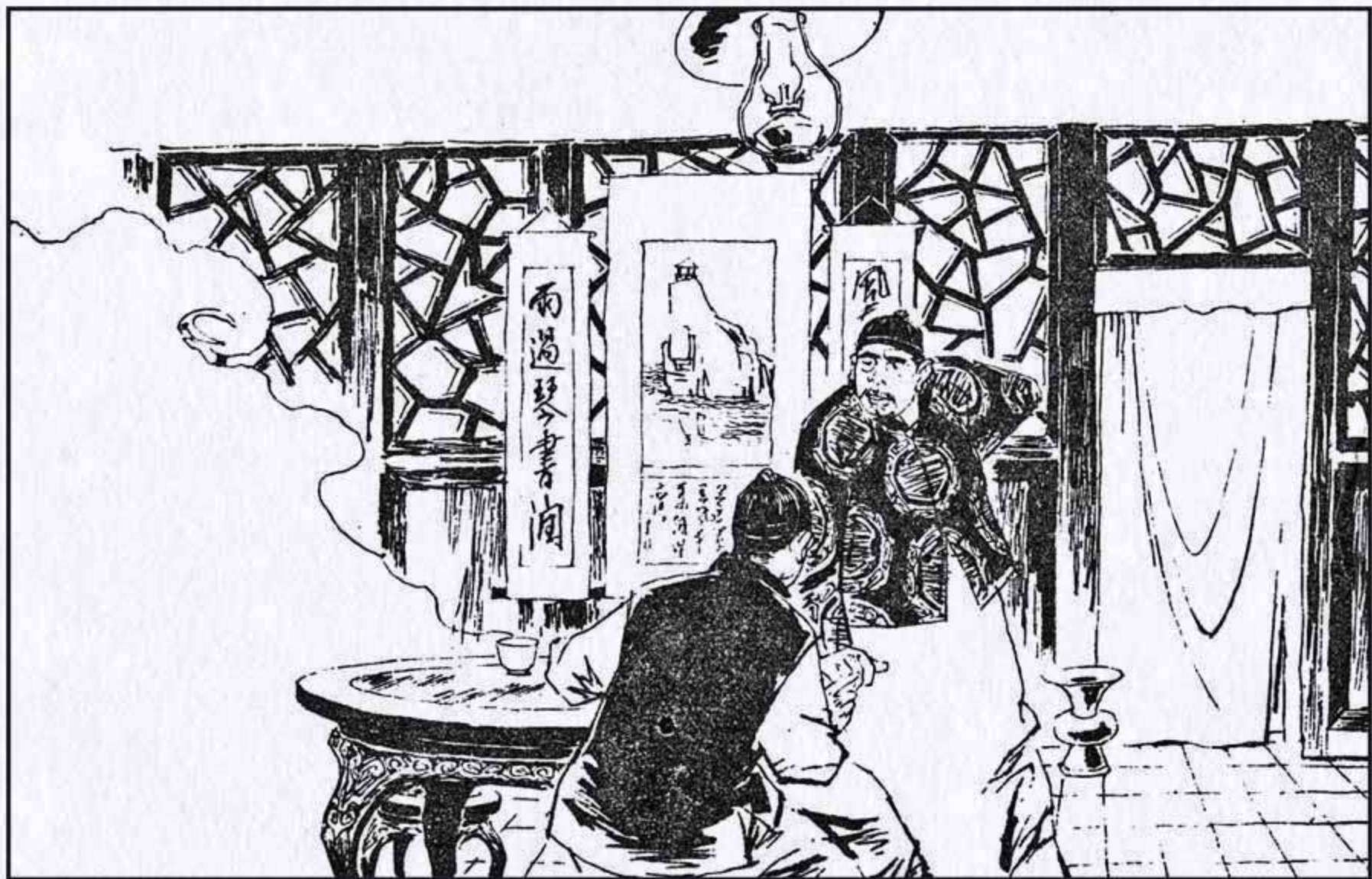


76 坏地瓜是孔秀才的小舅子。一进院门，他见大管家万戈子忙里又忙外，一打听，原来是区长姐夫在设宴。





77 孔秀才见于之善走进客厅，便把县长让他扩大武装，宴请各乡乡长，共谋灭共大计主动告诉了他。坏地瓜想：这是个发财机会，忙说：“姐夫，那别撩下我，我也要参加。”



78 孔秀才要他回村后多注意点共产党和穷鬼们的活动。坏地瓜咬着牙说：“先把于世章父子杀了，他家是咱们的对头，准是共产党！”“胡乱扣上共产党的名，反而会闹大它的风声。”孔秀才摇了摇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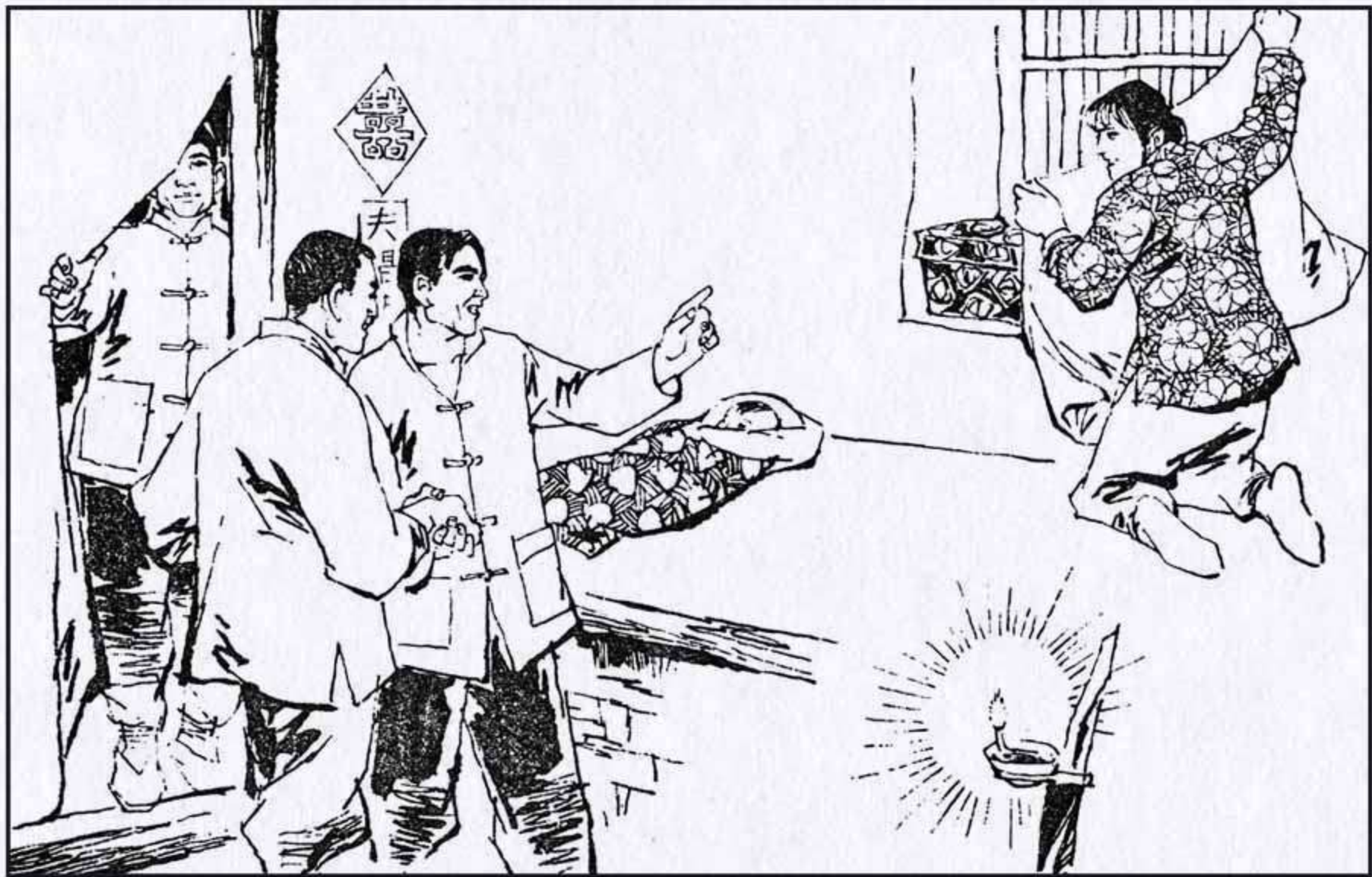


79 于震海的伤养好了。桃子也当了母亲，生了个小闺女，叫竹青。震海整天背着石匠工具在外做活，以石匠做掩护，积极做党的工作。有时回家，他还把革命道理讲给妻子听。



80 桃子越来越明白许多共产党的主张，并主动帮助震海做些工作。他们家成了一个联络点，一些党的负责人经常来这里开会。桃子和公爹于世章主动承担了望放哨。





81 一天晚上，党的胶东特委会议要在震海家召开，桃子早早把灯点上了。人们陆续来了。有桃子认识的丁赤杰、李绍先和程先生，还有几个是她不认识的，但他们都是党里的人。



82 桃子正欲往屋外走，迎面碰上一个人。她惊喜地喊道：“玉山哥，你不当先生啦！”高玉山笑笑说：“不当了，我已参加革命了。”





83 高玉山坐下后，特委重要会议开始了。桃子走出门时，天正下着雨。她见公爹手握木棒，头戴八角苇子草帽，早已守候在大门外。



84 桃子回房从竹篮里摸出四个熟鸡蛋，送到老人的手里，她要公爹回房休息，自己替他，于世章却坚持说：“你把鸡蛋留给竹青吃；看门了哨的，我还中用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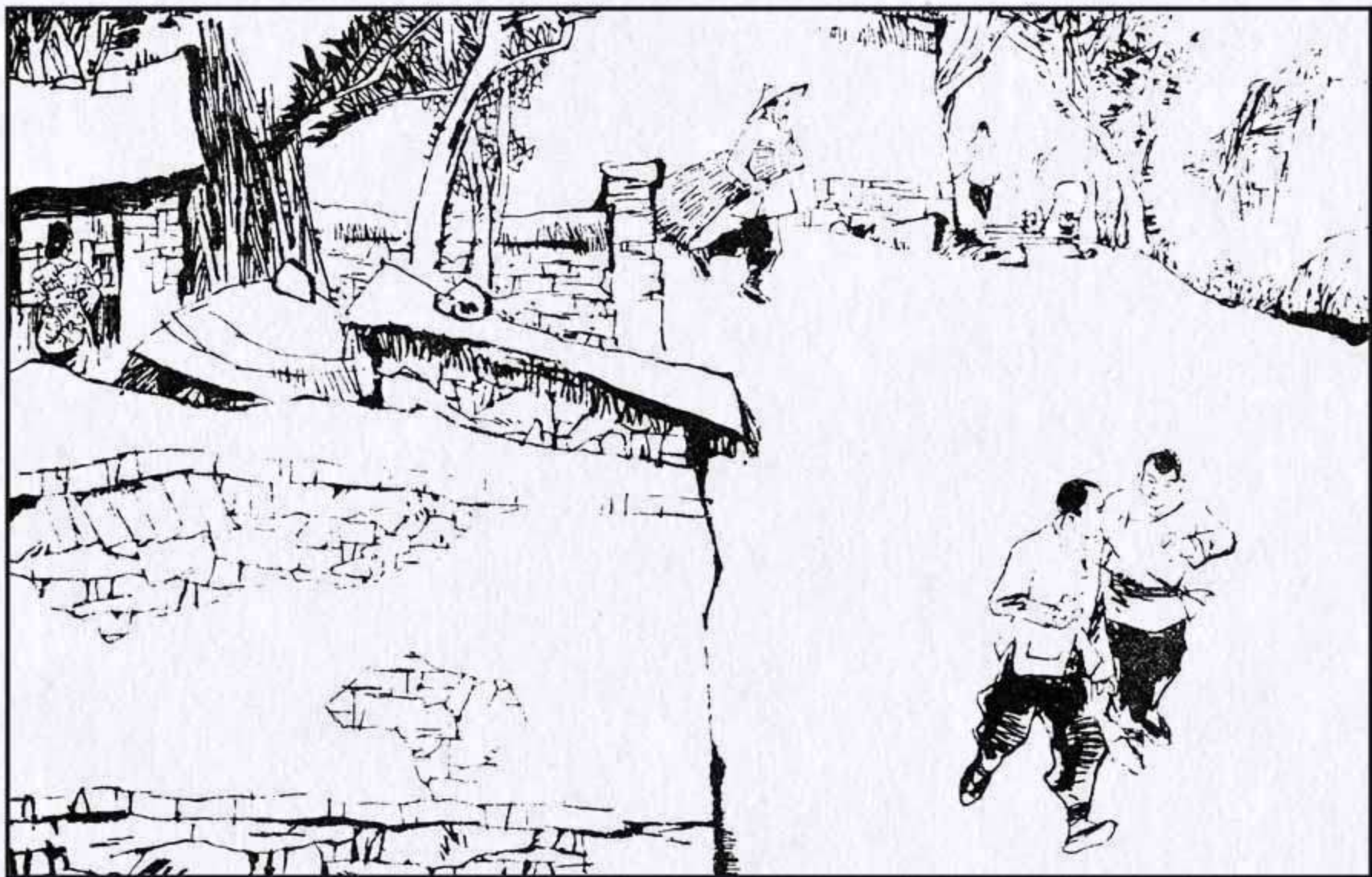


85 正在这时，在村外放哨的江鸣雁跑来说，发现坏地瓜的大儿子于守业，骑着车子，带着村长于令灰去了孔家庄。于世章怕有意外，忙对桃子说：“你快去把震海叫出来！”





86 于震海听完情况，认为来开会的人决不可能被坏地瓜发觉，于令灰和于守业也许是去冬春楼打牌。于世章却提醒他说：“开会的人非同一般，粗心大意不得！”震海点点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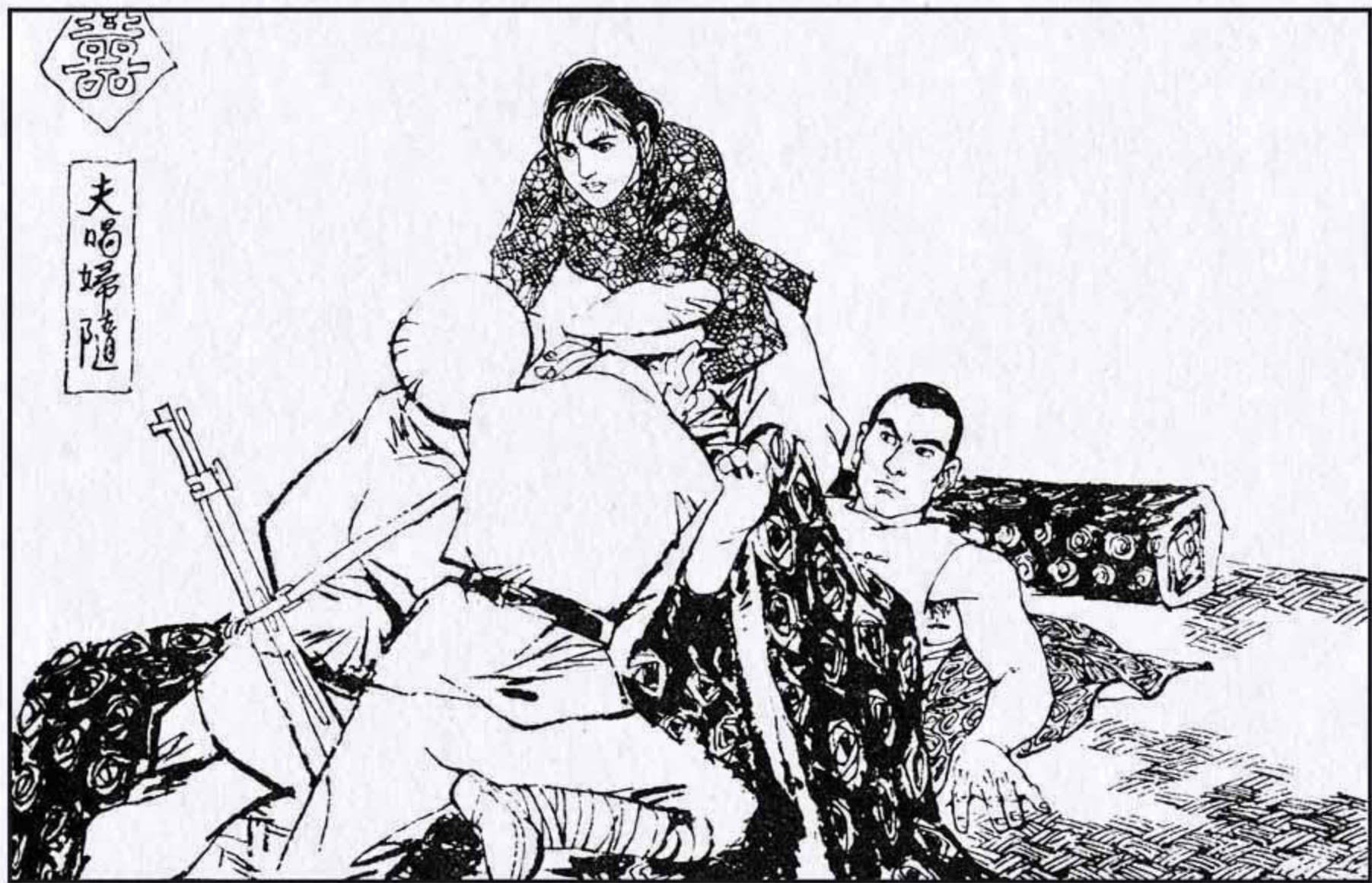
87 会议提前结束了，人们握手告别后，于世章才舒了口气。在村外路口放哨的江鸣雁、金牙三子，宝田和宝川也都回来了。大家见没有敌情，便各自回家休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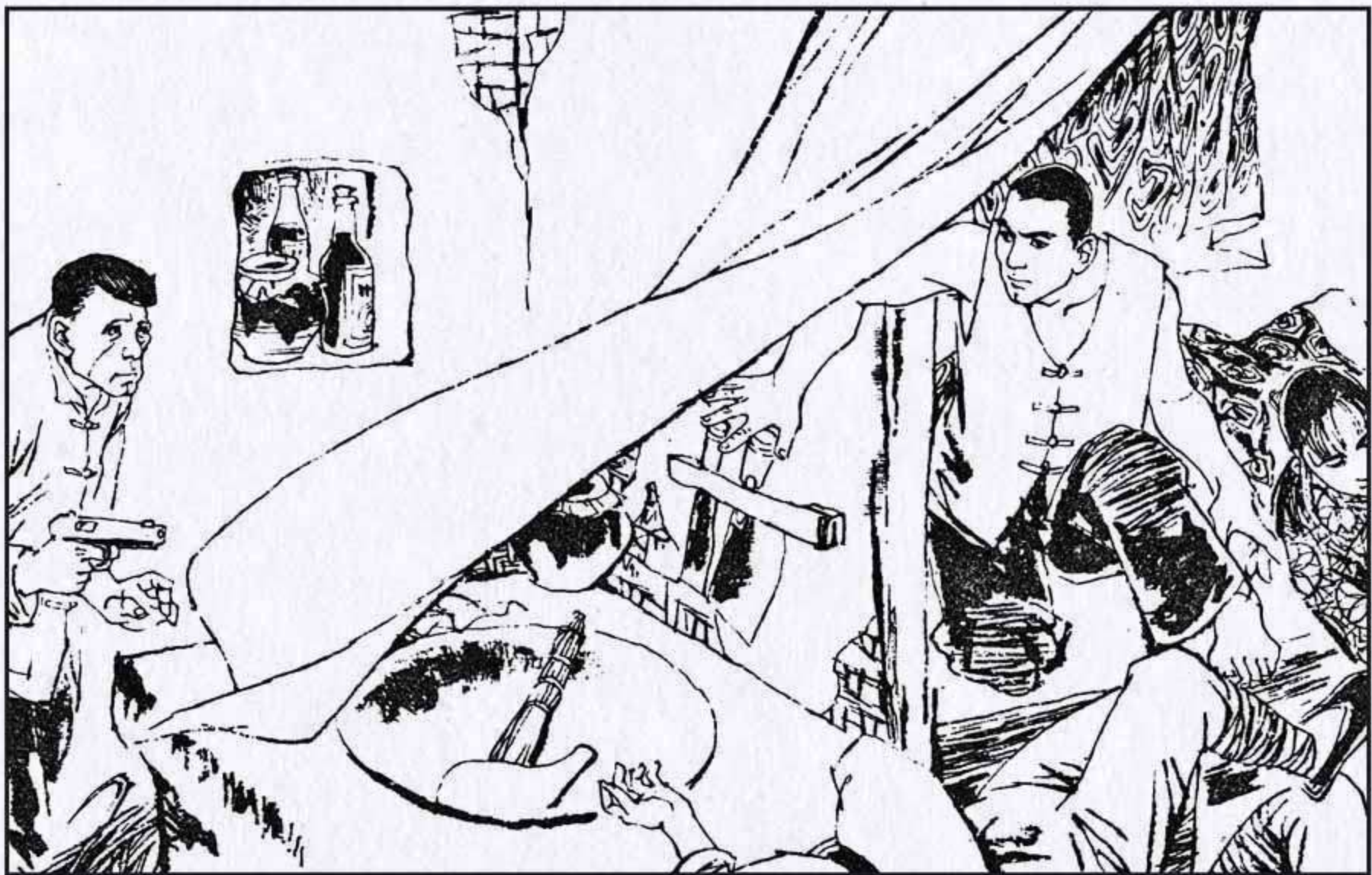


88 天已破晓，桃子被响动惊醒，她猛地坐起来，发现一只胳膊伸进门帘里来。桃子忙拍着还在甜睡的丈夫：“快起来！快起来……”





89 进来的两个警察已扑到炕前，捺住于震海的腿，叫道：“老实点，共匪！有人告你啦……”震海盯着抱他腿的警察，将双腿向里一抽，又用力一蹬，一跃而起，站在炕上。



90 两个警察被蹬倒在炕前。于守业和三个警察端着枪闯进房间。于守业吆喝道：“石匠于，伏法吧！……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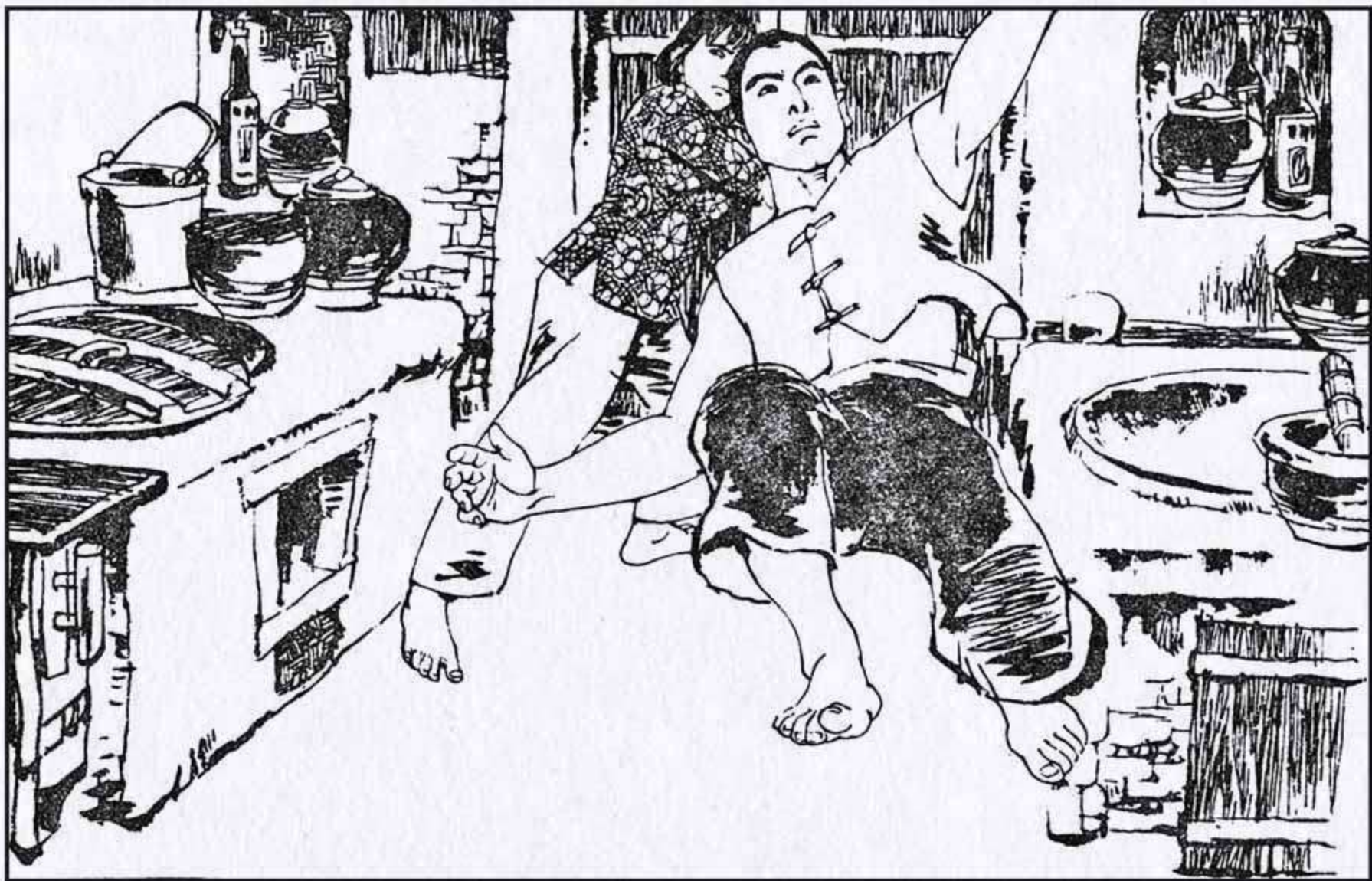
91 这当儿，于震海伸手拿过菜刀，大喊一声，扑向炕前。于守业和三个警察措手不及，争着向外逃走。地上的两个警察连爬带滚，不迭声地叫：“救命啊！来人哪……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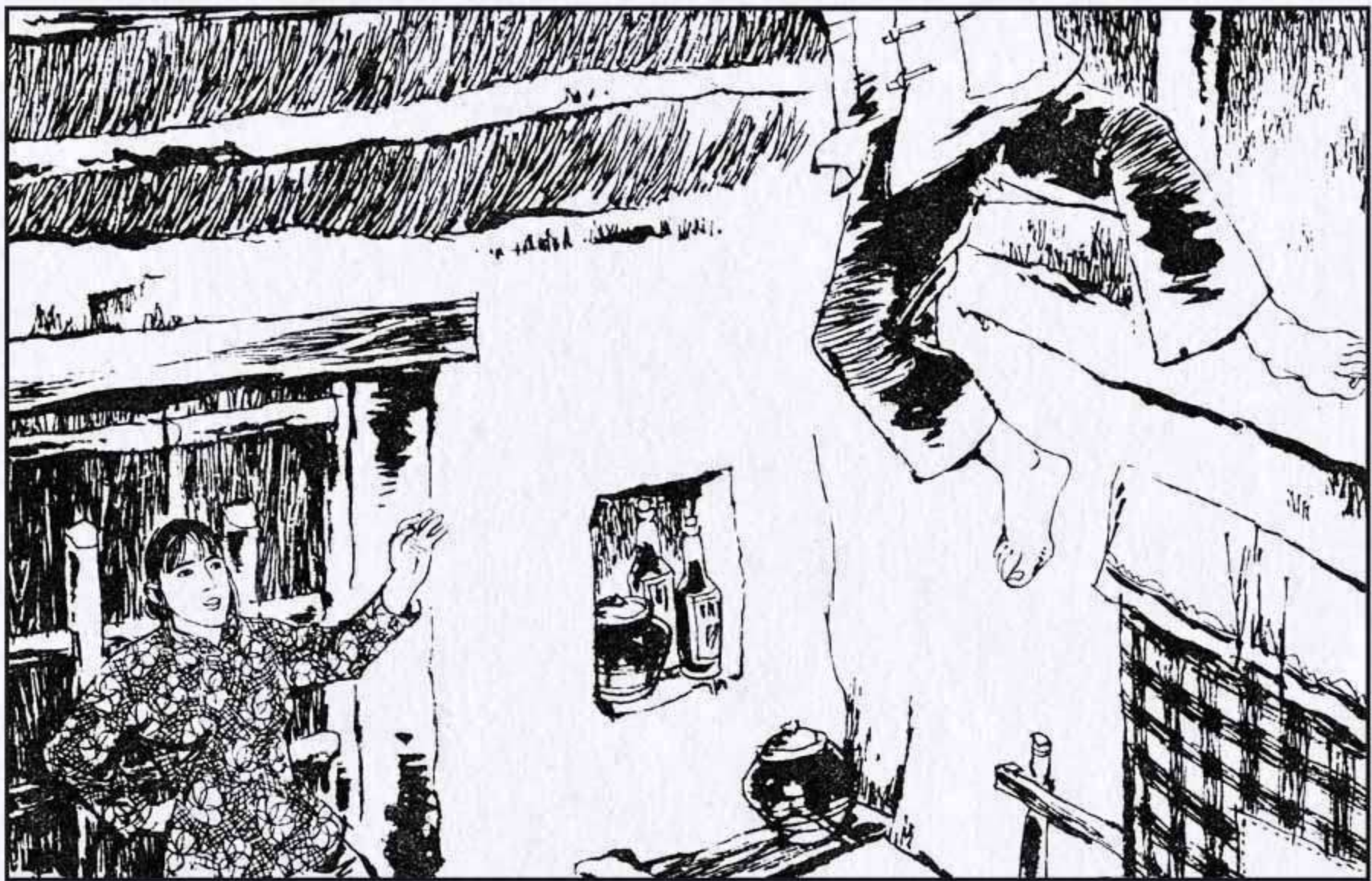
92 震海从织布机旁边抽出杆长矛，准备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。桃子含着泪说：“难道你走不脱，你的武艺哪？”震海扫视屋顶一眼：“我有出去的办法，只怕敌人抓你遭殃！”





93 桃子一听倒显得镇静下来。屋门被敌兵撞得直响，她奔到门后，全力顶住门板，厉声道：“快走！什么样的灾祸，我都顶得住！”





94 震海扔下长矛，双手抓住横梁，敏捷地上了梁头。他那象铁爪子一样的大手，几下就撕烂一块芦苇编的屋笆，宽肩膀向上一扛，掀起一片屋盖。





95 于震海用手往左右一扒，身子猛地一窜，上了房顶。两个敌兵，忽听到身后有响声，回头一看，一个大汉钻出屋顶，直杀过来，惊叫道：“出来啦！出来啦！……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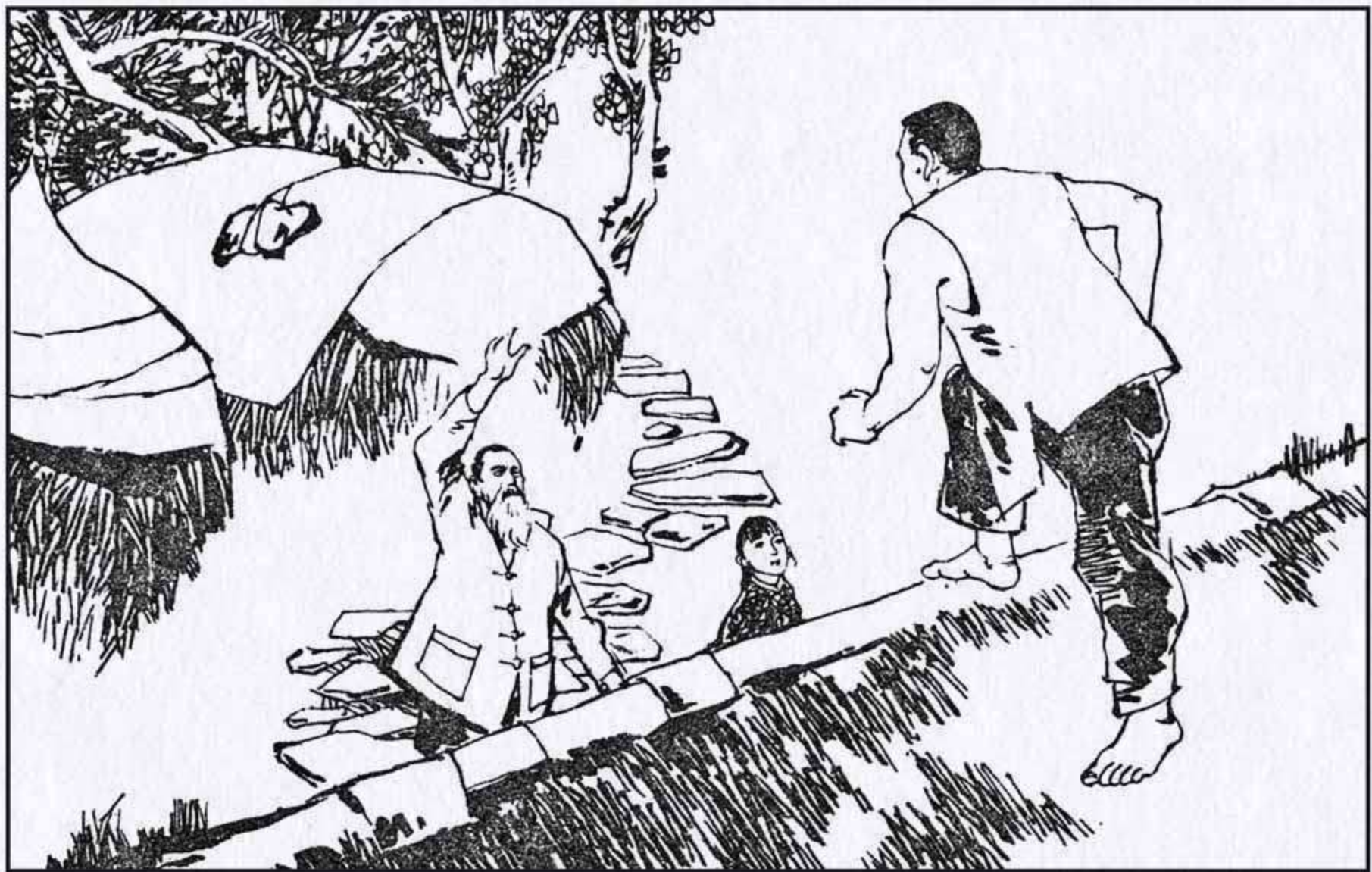
96 敌兵的枪来不及掉口，于震海已赶将上去，一踢，一踹，两个家伙惨叫，滚瓜一般地下房去了。其中一个，把闻声乱跑的于守业，狠狠砸倒在地上。





97 敌人顿时乱作一团，等弄清情况，向房顶射击时，于震海已跃过一丈多宽的胡同，跳到邻居的房顶上。





98 他一口气跑过二三十幢房顶，正站在一间草屋上，寻找出路，忽听一声唤：“震海，师父在此！”于震海这才发现到了武术房，江鸣雁在院中向他招手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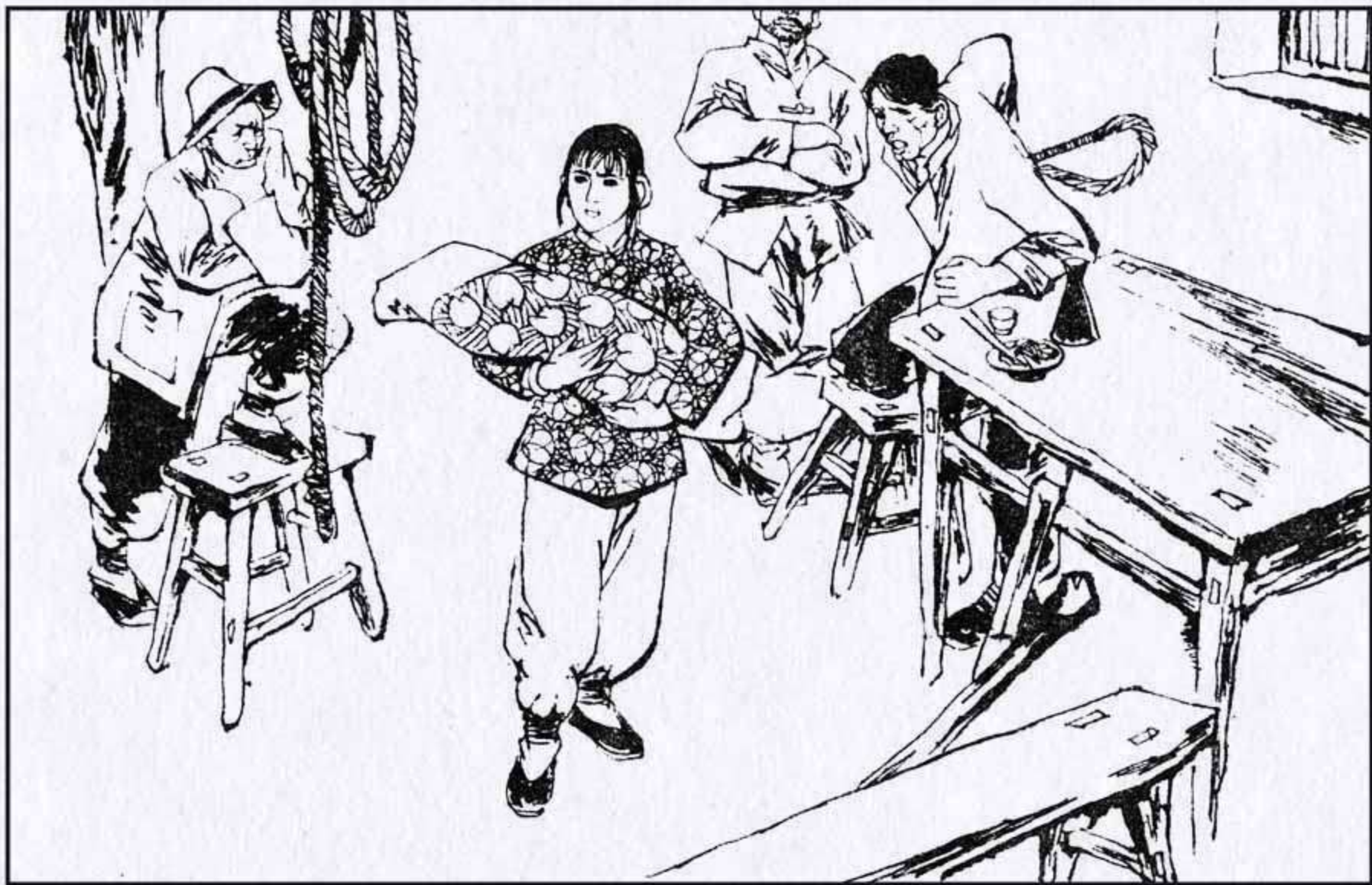
99 震海欲跳下去，又缩回来：“不好，刚下过雨，有脚印，敌人会找来。”江鸣雁点点头，立即张开双臂，稳稳地接住震海，把他抱到屋里炕上才放下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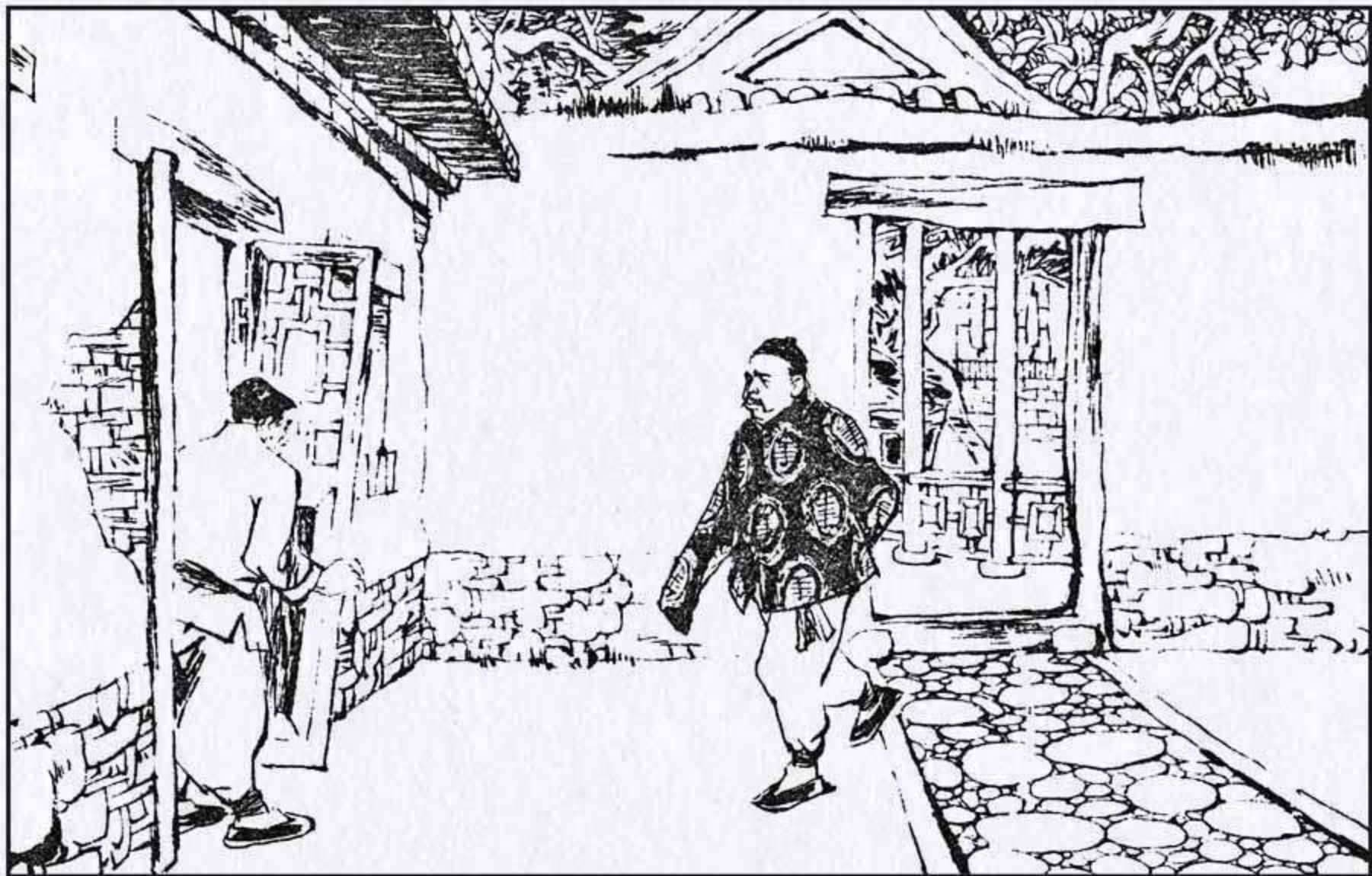
100 江鸣雁和二妞,把震海藏进早先准备好的炕洞里。敌人在村里搜了半天,没有抓到了震海,孔显只好押着桃子,丧气地赶回孔家庄。





101 桃子被押到孔家庄后，孔显便进行了审讯。不管敌人耍什么花招，桃子一句话也不回答。“臭娘们，我揍死你！”孔显一拍桌子，便劈头盖脸地打起来。





102 共产党密事，上不告父母，下不透妻子儿女，孔秀才想：把这女人折腾了半天，没说出个所以然，也许她真不知道什么。于是，他走进了关押桃子的屋子。





103 孔秀才装着十分和气地说：“我不在场，他们胡为，你受惊了。闺女，吃了饭，你就回家，见到你男人时，叫他不再和那些邪党来往，我保你没事。”





104 孔秀才见桃子不语，便挥手说：“不想在这吃饭，那你就走吧，早些儿家去，也好叫你公爹放心！”桃子头也不抬，抱着竹青，一口气跑出孔家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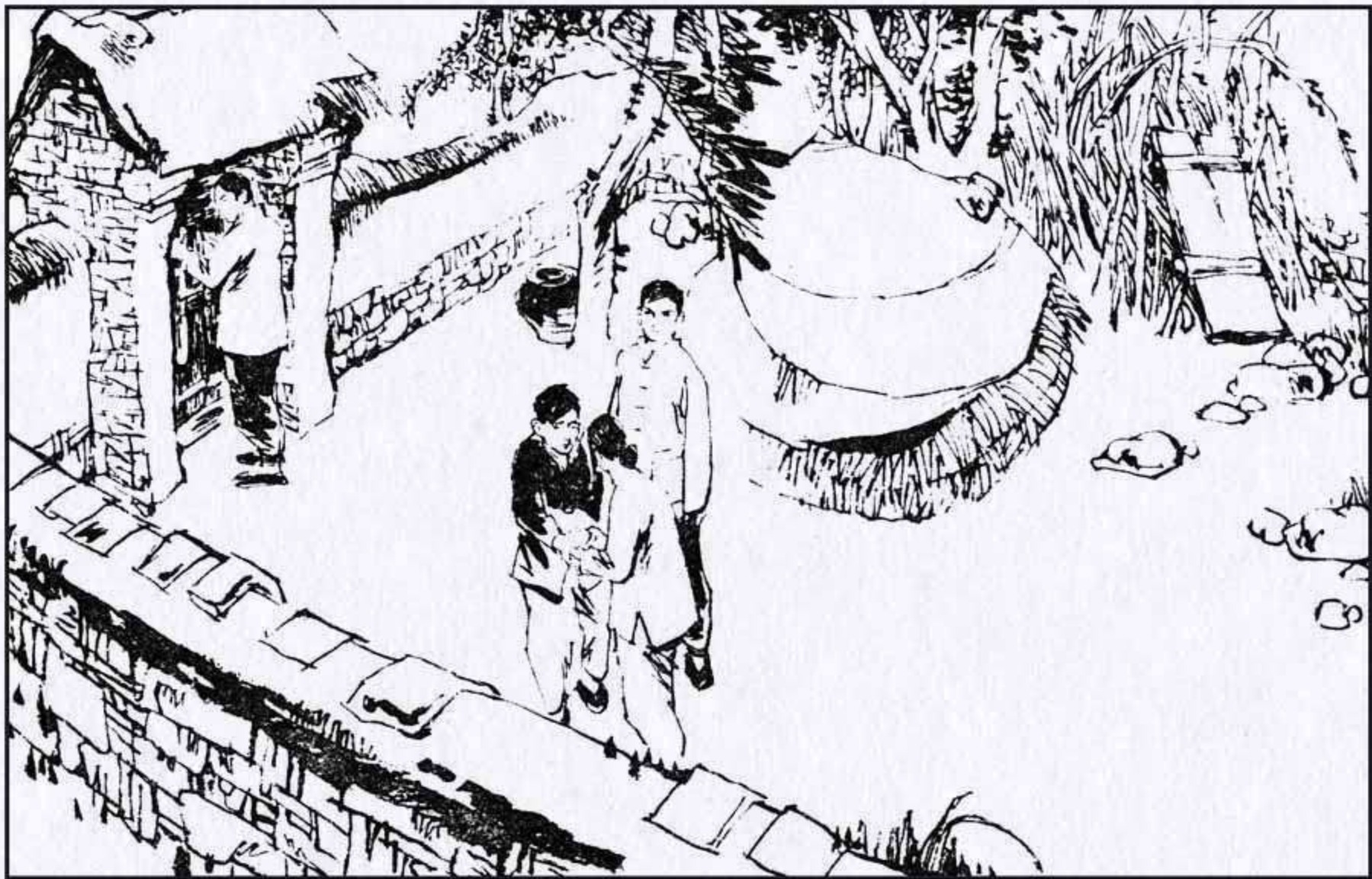


105 桃子回到家，看见公爹被敌人打伤躺在炕上，她赶忙放下孩子，给老人包伤。于世章告诉她说：“震海在江鸣雁父女俩的掩护下，安全脱险了！”桃子听后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

106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，于震海秘密地来到桃花沟，住在岳母张三嫂家里。一天晚上，联络员毕松林领着一个人来到张老三院里。震海指着他身边的黑影问：“他是谁？”





107 那人抢上一步，叫道：“兄弟，你不认识啦！”毕松林告诉于震海，孔居任是同志。震海不禁有些愕然。这时张三嫂也走到院里，吃惊地说：“居任，你来啦！”





108 进屋后，孔居任怕于震海不信任他，便自我介绍说：“打从你救了我，我又结帮人打家劫舍，被官府下了狱。在狱中我认识了党里的人，一块越了狱，后来就参加了共产党。”



109 吃过晚饭，孔居任先睡了。毕松林告诉震海：“组织上指示：孔居任眼下只能和暴露了的同志接头。”走出院门时，老毕又把孔秀才去赤松坡作害他爹的事告诉了于震海。





110 于震海一听，顿时从腰里拔出匣子枪，飞也似地朝赤松坡奔去。号称飞毛腿的毕松坡，远远落在后面。





111 于震海赶到赤松坡时，敌人已把于世章吊到松树上，孔秀才硬逼他交出儿子，说出村里谁是共产党。老人知道江鸣雁、金牙三子他们都是共产党，但他根本不说，对敌人却破口大骂。



112 孔秀才暴跳如雷，扯断绳子，把于世章重重地摔到地上。于世章左臂跌断了，又用右手抓起一把土，狠狠地朝孔秀才打去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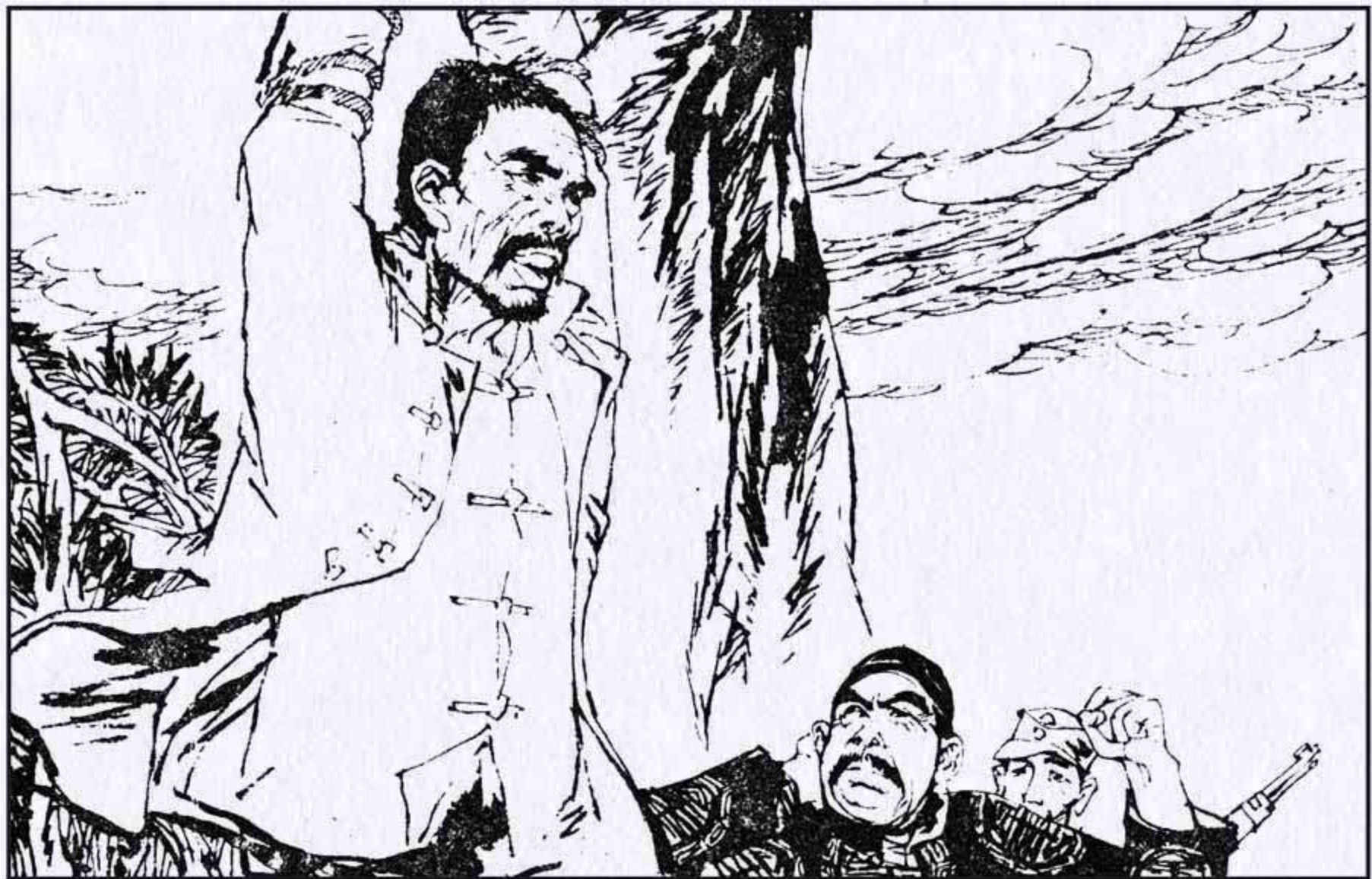
113 孔秀才一躲闪跌倒了，于世章忍住剧痛，跃身骑到他身上，牙咬脖子，手剜肋骨，疼得孔秀才这条老狗，象杀猪般地嚎叫起来。





114 于之善、于令灰几个人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好不容易才把于世章拉开。孔秀才嚎叫着：“打，打死他！”桃子扑到公爹身边，却被敌人推出老远。





115 于世章又被吊上了半空，他昏死过去。但当他一醒过来，又放声大喊：“乡亲们！穷哥儿们！记住仇啊！跟共产党走，闹革命，打江山啊！”





116 于震海在北山坡上听着父亲的喊声，恨不能冲下山去和孔秀才拼了。他刚走几步，父亲的喊声又传来了：“乡亲们哪，别出来啊！孔秀才只有伏兵，不要中奸计啊……”





117 父亲的喊声，使于震海想起自己是党的人，组织不会允许一个党员盲目去拼命。突然，村里升起冲天大火。于世章的喊声消失了。震海一头扑到一棵老松树上，抱头痛哭。



118 震海哭了一阵，大步朝丁家庵走去。才走几步，他见毕松林领着丁赤杰和李绍先朝自己走来了。李绍先上前搂着于震海，悲痛地说：“我们来晚了！”





119 他们在一棵松树下坐定，不一会，江鸣雁搀着满身血斑，眼含泪水的桃子登上山来。后面还跟着金牙三子、宝田和怀里抱着竹青的宝川。





120 桃子哭着诉说了公爹于世章被敌人活活烧死的经过，大家气得咬牙切齿。决心狠狠打击敌人，为烈士报仇。





121 李绍先宣布了特委的决定：以暴露了身份的同志为骨干，以赤松坡的党员为主，成立一支小型武装队伍，由于震海负责，配合政治宣传同敌人开展斗争。





122 武装小队成立后，多次夺取了敌人的枪支弹药。一天，于震海接到通知，由于叛徒告密，高玉山和另外两名党员被捕。丁赤杰要他们连夜赶到桃花沟集合，商量营救办法。



123 紧急会议在伍拾子家举行。李绍先严肃地说：“高玉山和两个同志正被孔秀才押在孔家庄。敌人从他们嘴里得不到半点口供，决定明天押送文登城，到那后，同志们只有牺牲啊！”



124 为抢救遭难的同志，大伙各抒己见。最后，李绍先和于震海研究决定，夜袭孔家庄，虎穴救战友，并对可能出现的情况，作了充分准备。





125 江鸣雁和宝田、宝川兄弟来到孔家庄镇南，在冬春楼南面的胡同里，监视冬春楼里的敌人。于震海、李绍先、丁赤杰、金牙三子和孔居任，便从镇北直插孔家庄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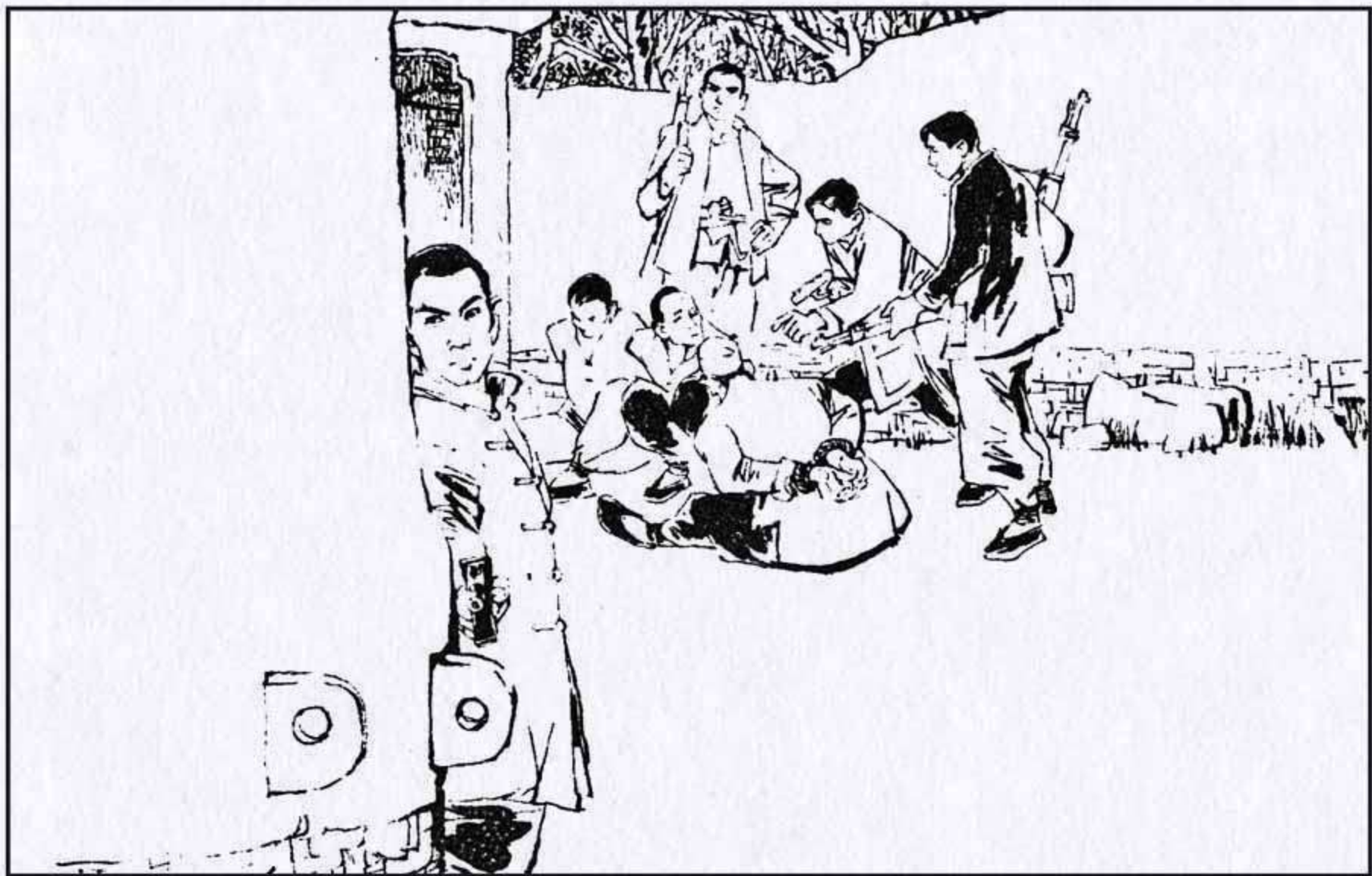
126 于震海等五人顺着墙根，摸到一座有两丈高的石墙前面。高玉山三人就关在院里的草屋里。院门关着，门口却有三个倒背着枪，在黑暗里围在一块儿抽烟的家伙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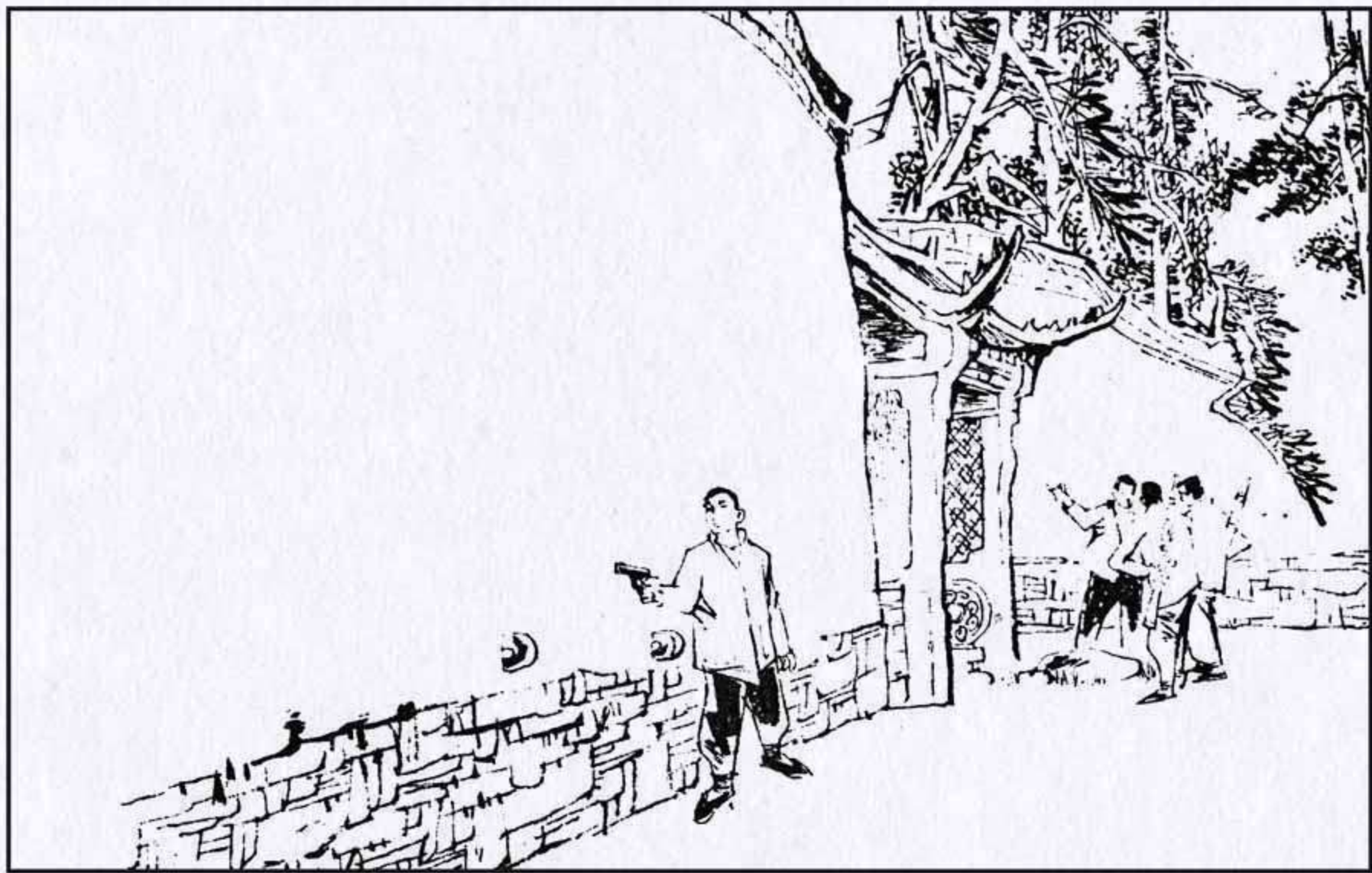
127 于震海见敌人毫无戒备，把手向前一指，五个人同时猛扑过去。丁赤杰低声喝道：“谁动打死谁！”三个敌兵惊魂未定，就被缴了枪。





128 金牙三子和孔居任把敌兵捆了起来。讲明俘虏政策，并让他们交出大门上的钥匙，谁知，钥匙在孔显手里。





129 于震海摸着门上的大铁锁，望了望近两丈高的石头墙说：“砸锁声音太大，不行！看来只有越墙进去。”丁赤杰和李绍先点头同意。





130 金牙三子踏着孔居任的肩，于震海又踏着三子的肩攀上了墙头。然后，震海放下随身带来的绳子，将二人拉了上去。赤杰和绍先留在原地监视、接应。





131 三个人下到院子里，来到草屋前。震海见门上还有锁，便用力把门搭勾断，他们一同走进屋子里。





132 震海划了根火柴，发现高玉山和另一个同志被打得血肉模糊躺在湿地上，急忙上前，低声喊道：“玉山，我是震海，同志们救你来啦！”高玉山拉着震海的大手，挣扎着坐起来。



133 于震海发现另一名同志被敌人提审去了，只好先将高玉山他俩背出屋子，用绳子吊上墙头，又放到墙外，由李绍先和丁赤杰在外面接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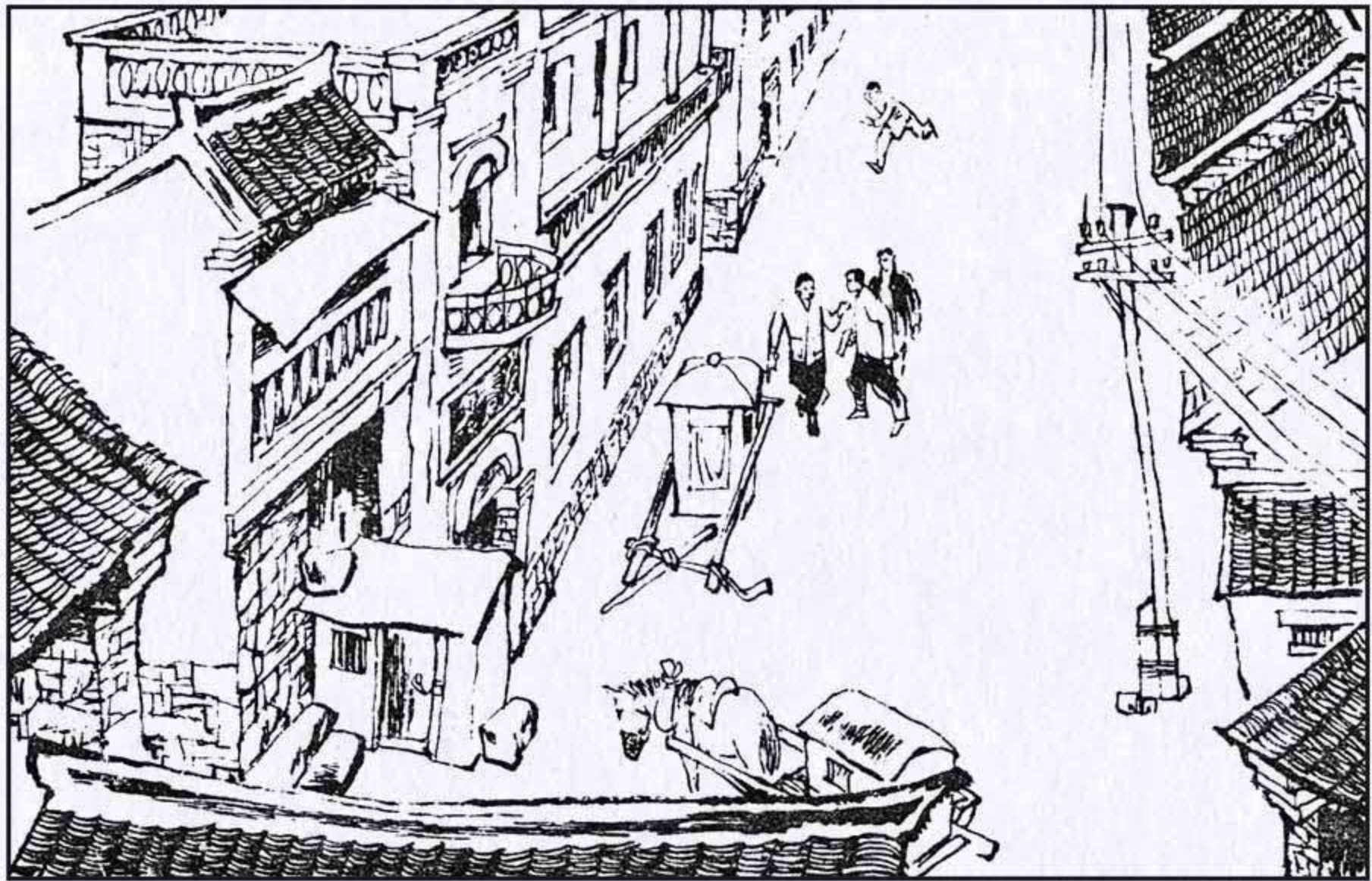


134 这时，冬春楼方向传来狗叫声。于震海、三子和孔居任忙从墙上跳下来。震海对赤杰和绍先说：“你们背他俩先走，我们三个断后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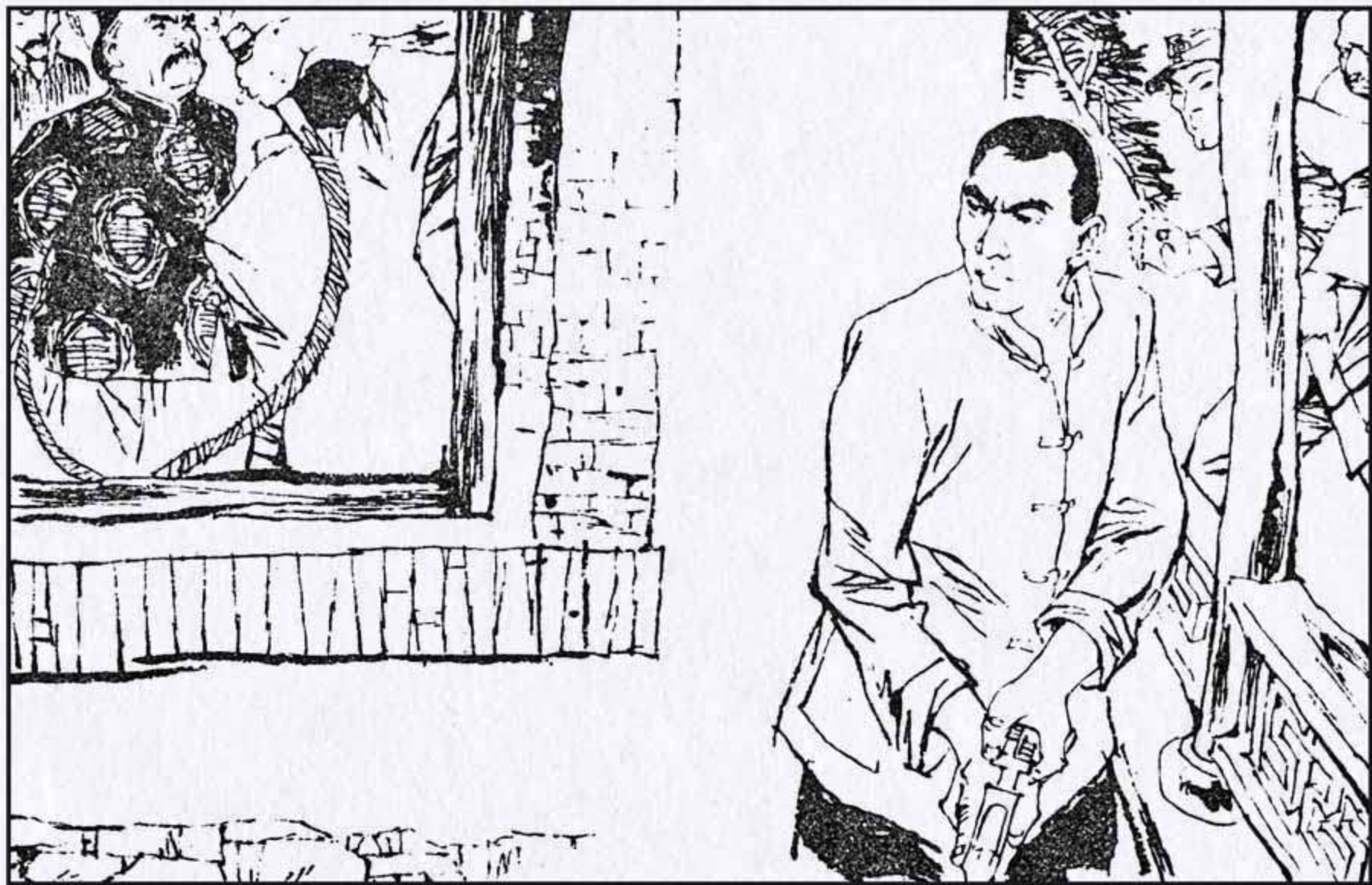




135 绍先和赤杰先走了，震海他们撤到事先约好的胡同口。这时，毕松林赶来说：“孔秀才正在冬春楼里请客，并把我们的那个同志绑在大厅的柱子上作害。”



136 金牙三子肺都要气炸了，拔出手枪要去冬春楼，但孔居任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断后，不能去。于震海只得让孔居任先走，并对毕松林说：“你去告诉江鸣雁他们，先不要撤，我和三子去冬春楼看看动静。”



137 震海和三子摸到冬春楼的大厅外，从窗口亲眼看见自己的同志遭毒打，怒不可遏，拔出手枪正要向孔秀才开枪，突然背后一声喊：“干什么的！”接着就有三五个家伙向金牙三子扑去。



138 于震海见来人正是区队长孔显，顿时怒从心头起，冲上去一巴掌打到他脸上。孔显捂着脸，边跑边喊：“了不得啦！于震海来啦！”冬春楼里，立刻乱作一团。





139 震海和三子冲到大门口时，正逢敌人惊呼着向外逃窜，他们两个举枪就打，撂倒了几个敌人，返身冲进了冬春楼，用板凳把灯火砸灭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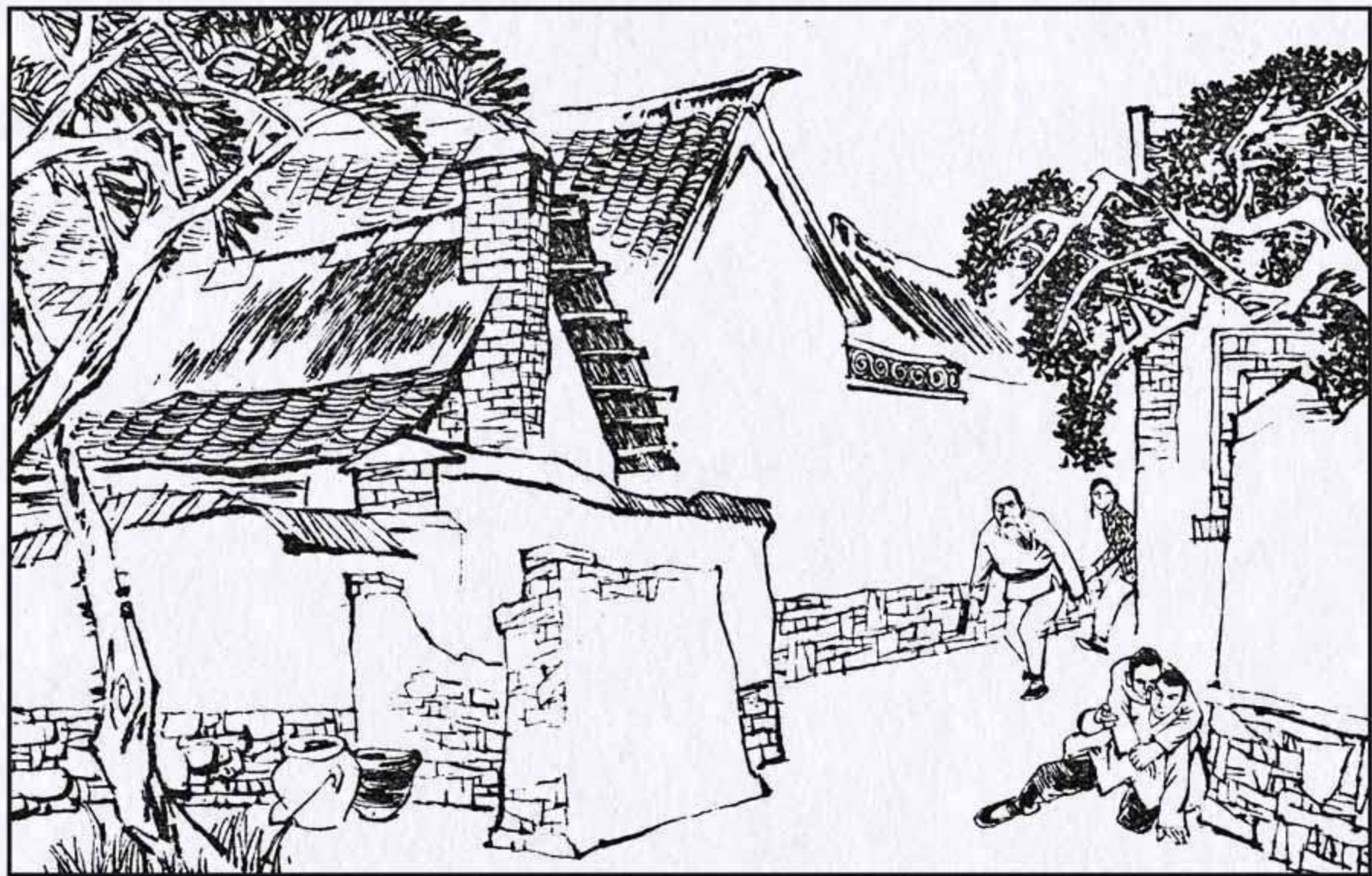
140 他们摸到柱子前，发现那个同志已经牺牲了。于震海和金牙三子只好离开大厅向外冲。可是，敌人架在对面房顶上的机枪，用火力的封锁了大门口。震海想：这可怎么办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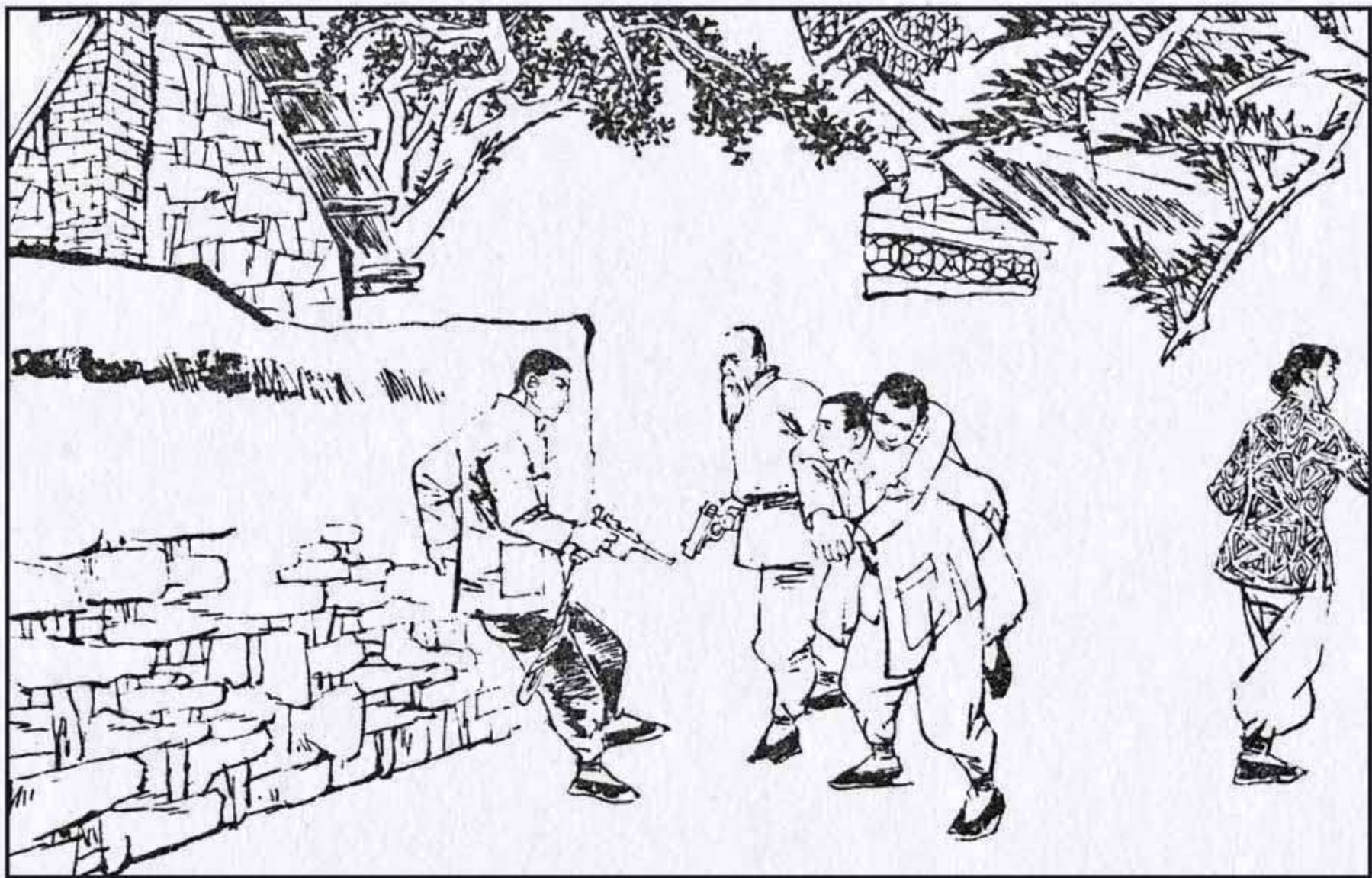


141 突然，于震海听到前街上炸响了几颗手榴弹，同时传来宝田、宝川的喊杀声。这时敌人的机枪火力转移了。震海和三子趁机冲出了冬春楼。





142 刚冲到大街上，三子腿部中弹倒下了。震海背着他，拐进胡同。忽然震海觉得胸口发热，顿时感到天昏地转，一头栽倒墙根底下，正在这时，地下党员凤子和江鸣雁、宝川赶来了。



143 震海忙对江鸣雁和宝川说：“三子受伤了，你俩快把他背走，我掩护你们，快！”江鸣雁和宝川背起三子先走了。于震海跟着凤子向西转，边走边开枪，把敌人吸引过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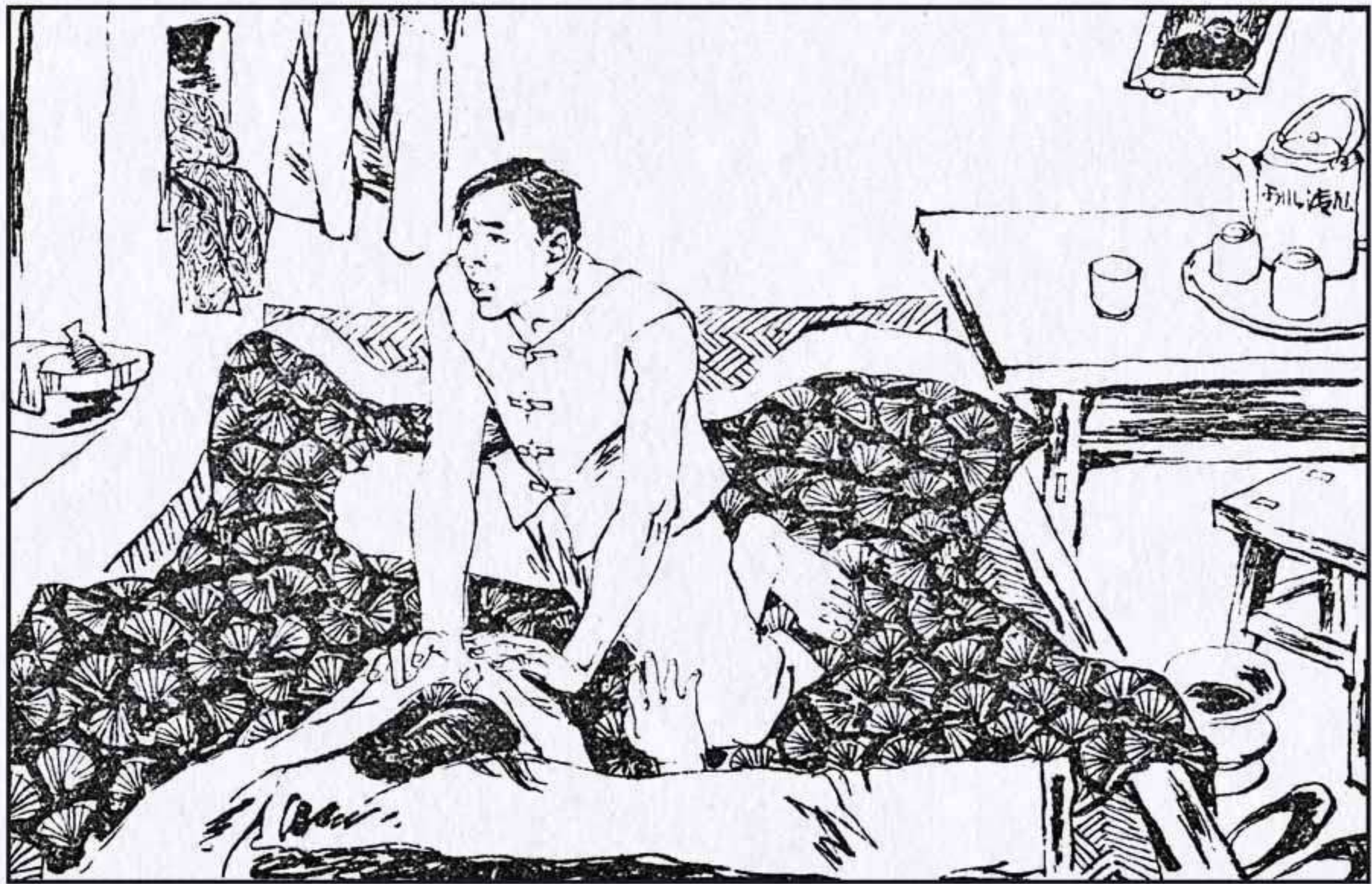
144 刚拐进另一条胡同，于震海力不从心，向前一扑，摔倒在地。凤子发现他也已受伤，立即蹲下身子，背起震海，吃力地朝好儿家的住处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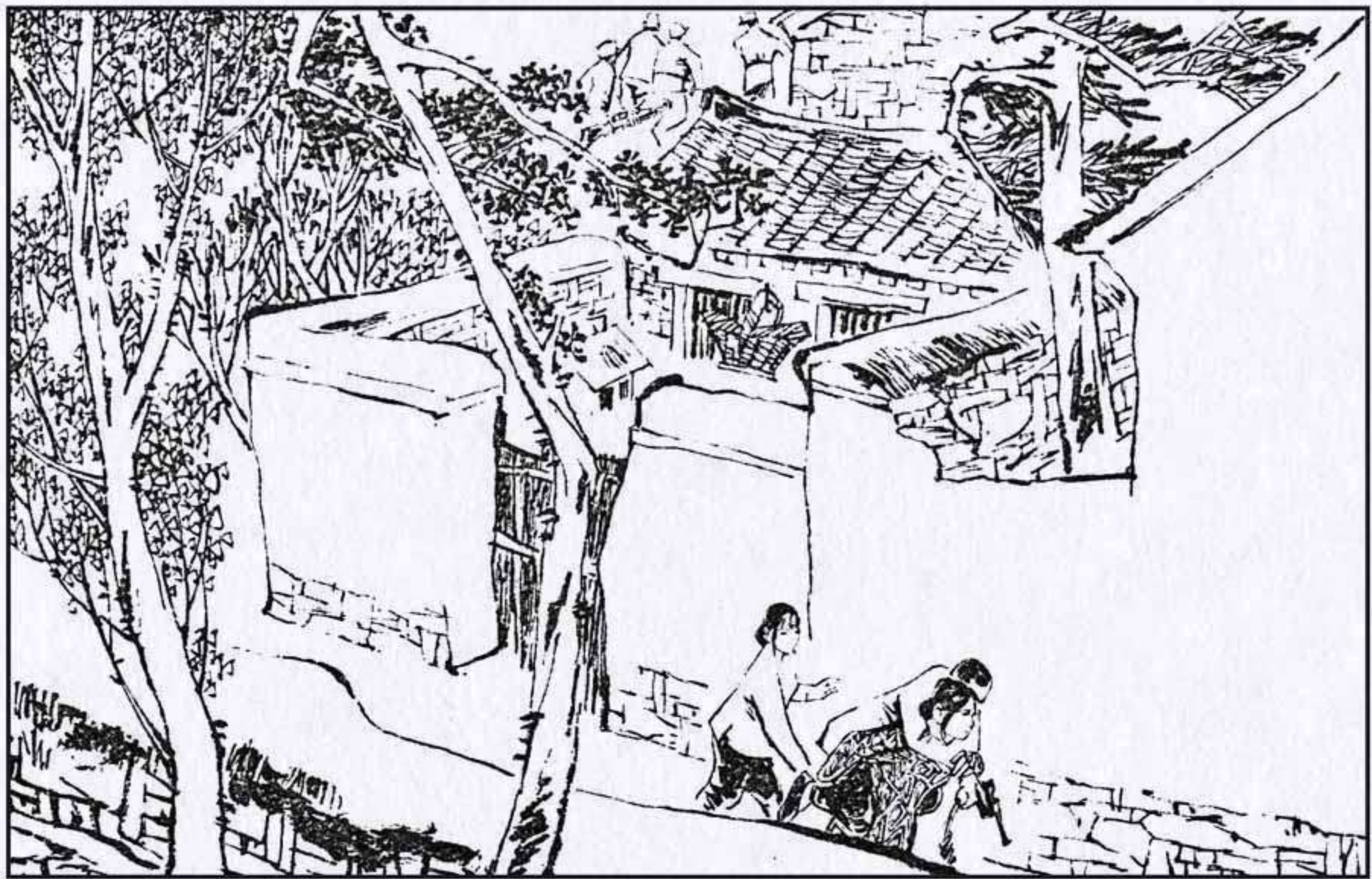


145 好儿听到凤子急促的叫门声，正要起身，被孔居任拉住了。原来孔居任没有去追赶丁赤杰和李绍先，而是偷偷地回了家。





146 “好儿，好儿！我是凤子，快开门，震海受伤啦！”好儿一听是妹夫受了伤，非要去开门不可，孔居任心里明白，私自回家要叫于震海知道了，那还了得，便慌忙把好儿闷在被窝里。



147 风子在门外听不到好儿动静，只得重新背上震海，等大街上的几个敌兵跑过，便冲过街口，步履艰难地向前走去。

“你背的是谁？”风子背后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问话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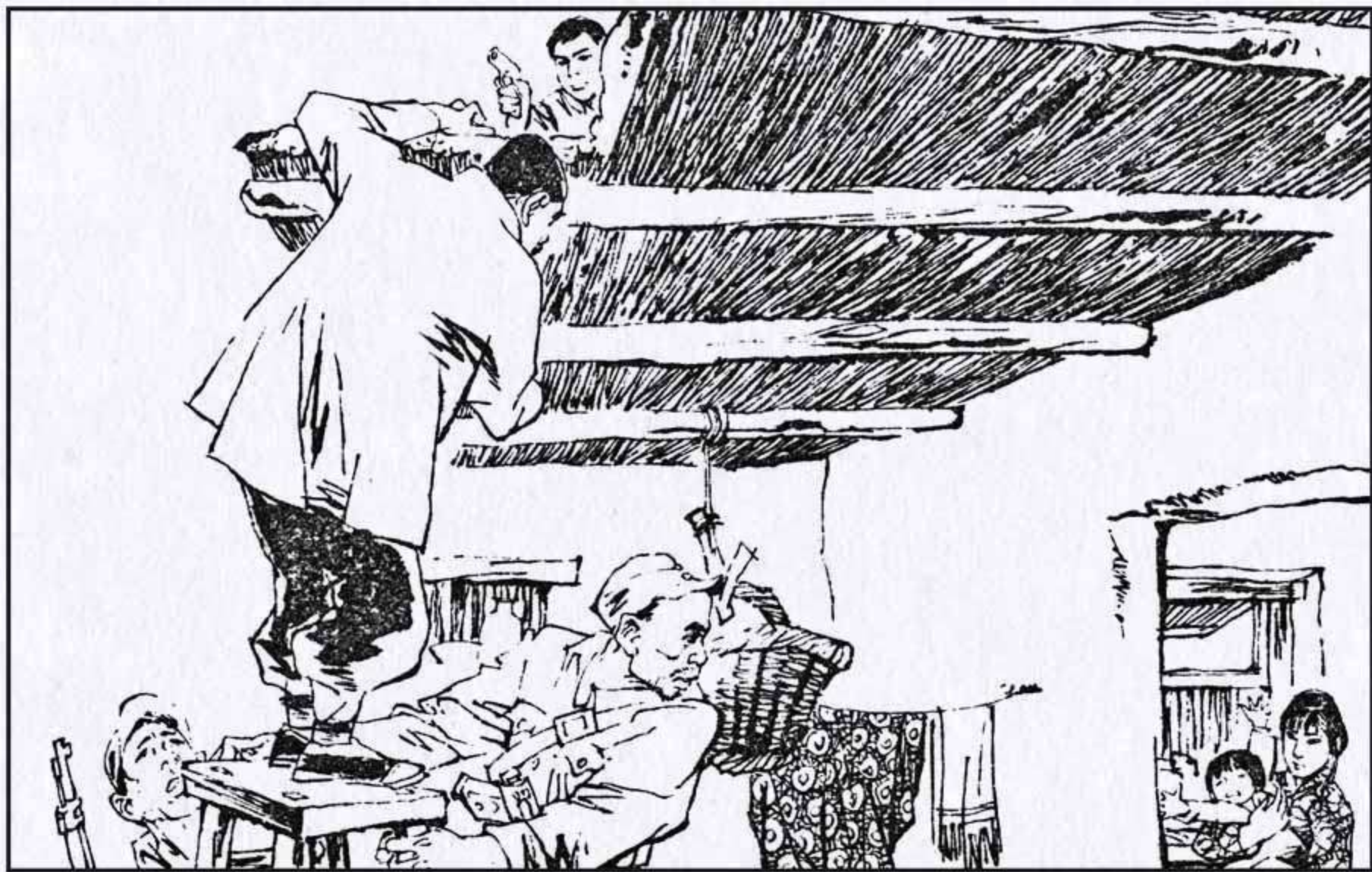


148 凤子还没顾上答话，那女人便上来抱住于震海的腰说：“快，快抬进我家去！”这时抓共产党，抓于震海和敌人的马蹄声急骤地传来。凤子只得和那女人一块把震海抬进门。



149 闯上门，风子走进正屋怔住了，这女子原来是小白菜，便要背起震海走。萃女一把拦住说：“你放心，我这里敌人不会来搜的。”风子看看没法，也只好照办了。





150 敌人没有抓到了震海，便派于之善领着十几个兵来到赤松坡。他们闯进院子四下乱翻，坏地瓜正要向搁楼上爬时，桃子机智地把身边水管弄倒，只听“咣当”一声，怀里的竹青受惊大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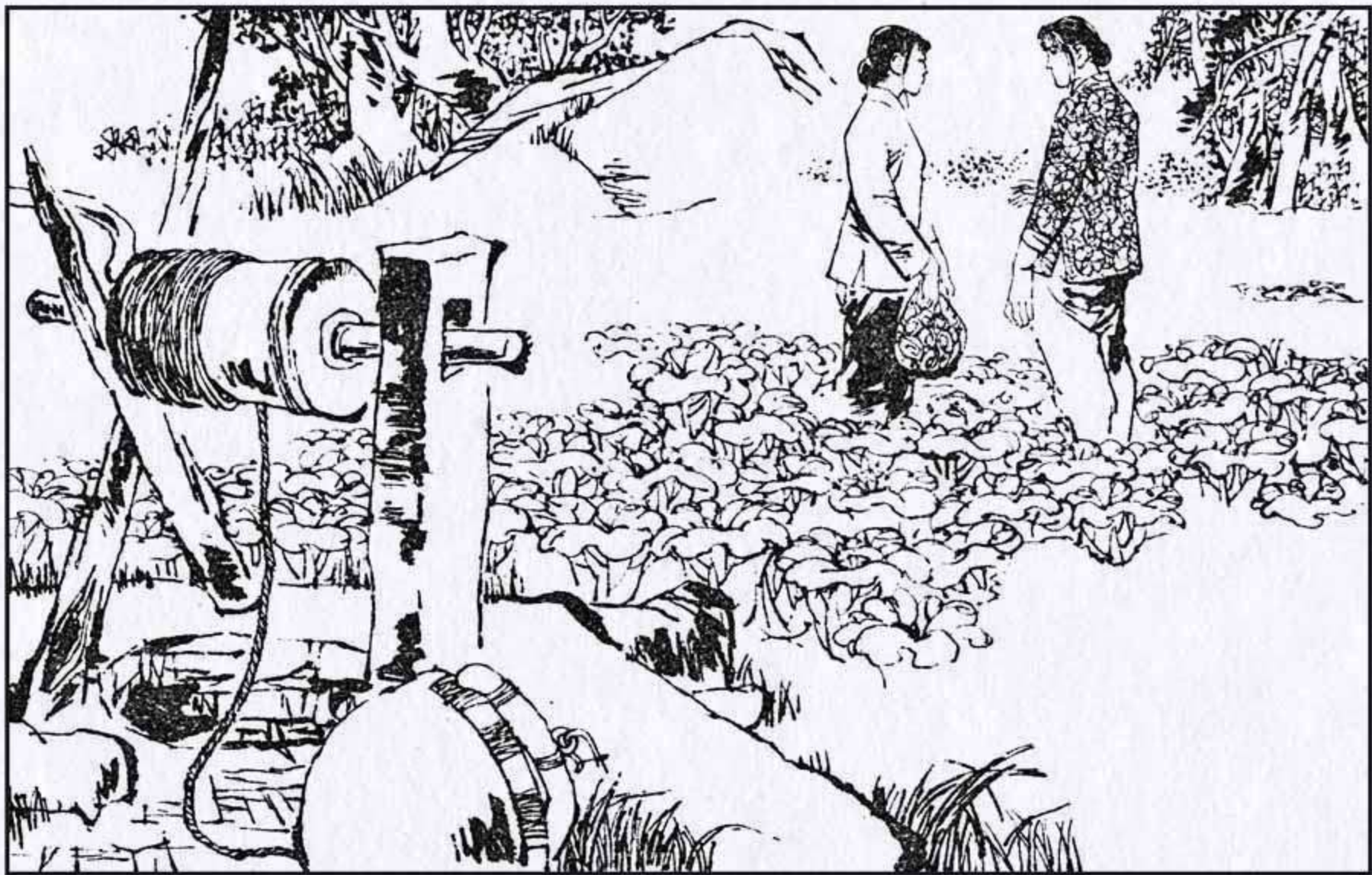
151 “怎么回事？”坏地瓜和三个敌兵赶过来问，桃子未加理睬，坏地瓜没有搜到于震海，只得离开这儿，原来受伤的金牙三子，正藏在桃子家的搁楼上。





152 为了金牙三子的安全，宝田和宝川在晚上把他转移走了。第二天上午，桃子正在屋后菜园里干活，见萃女挎了个花包袱走进菜地。桃子只当没看见，把身子转了过去。





153 萃女并不计较，反而热情地和桃子打招呼，说是来给金牙三子送药的。桃子误认为她是来打探情况的，气愤地说：“小白菜，孔秀才给了你多少银子，别来耍花招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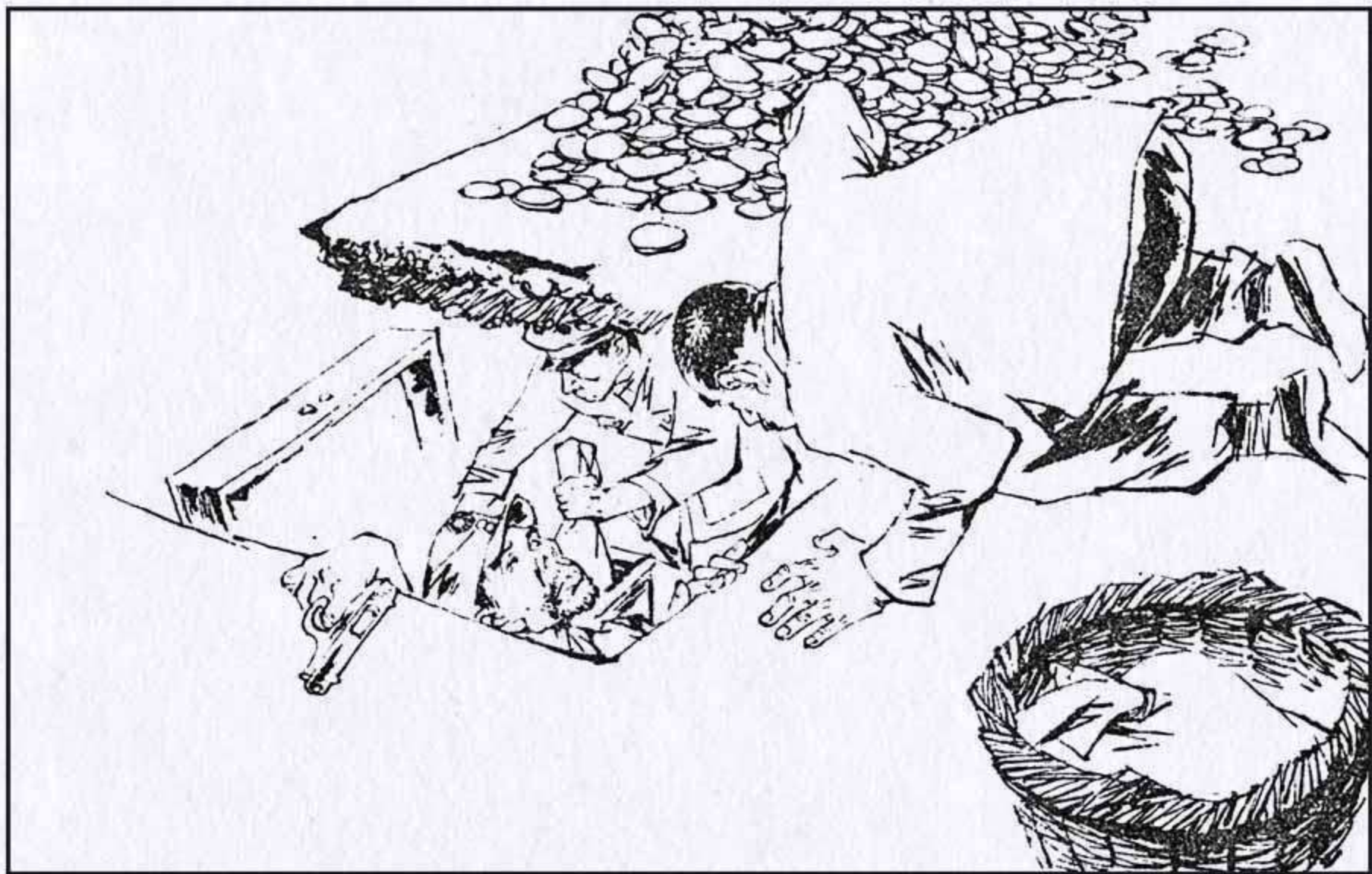


154 萃女只得把她和凤子抢救震海的经过全部讲了出来，并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和不幸。桃子真没想到小白菜也是一个苦命的好心女人，便接过花包袱，把萃女请进自己的家里。



155 送走萃女后，桃子正欲出门送药，忽见村长于令灰和坏地瓜领着十几个兵警，气势凶凶朝自家走来。她随手把装有治伤药的包袱，放进山菜篮里。





156 原来，坏地瓜昨天没有搜到于震海，遭到了孔秀才一顿臭骂，又硬迫他再来搜查。因此，坏地瓜今天一来，就抢先爬上了搁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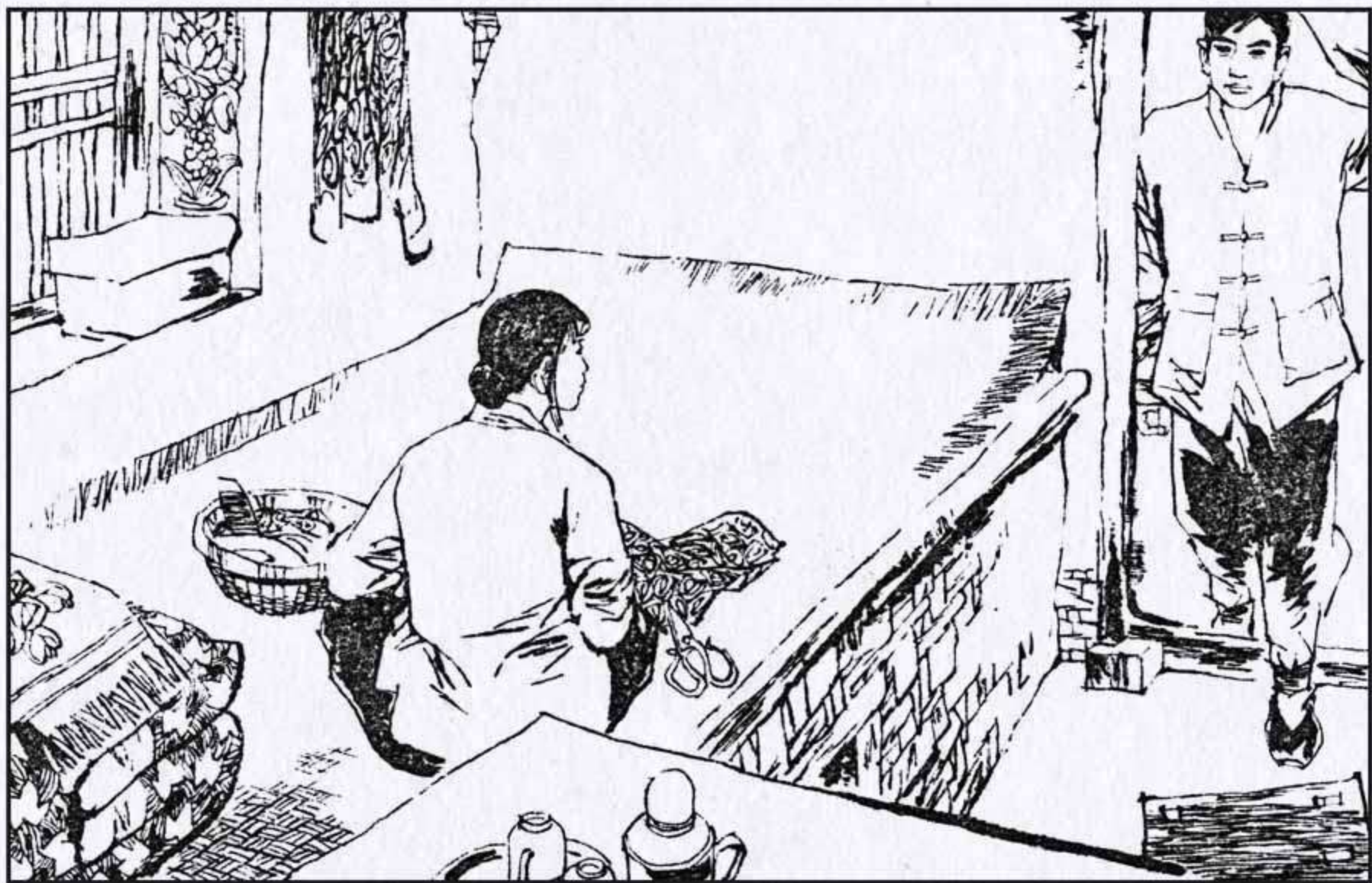


157 突然，于令灰发现山菜篮里的花包袱，上去抓过来一看，药物落在地上。他冲到桃子跟前：“药是给谁的？说！”桃子站着没反应。最后，桃子又被敌人押走了。





158 孔秀才对桃子实行软硬兼施，但一个多月来，也没有问出半句口供，只得把她押往文登城。桃子在监狱里已经半年多了，由于条件恶劣，加上敌人的酷刑，被折磨得不象样子。



159 党组织曾多次设法，营救桃子出狱，但均未成功。后来李绍先了解到萃女的哥哥杨更新，在威海给专员当秘书，很受重用，又想到于震兴和萃女的特殊关系，便来找萃女。



160 当他把营救桃子出狱的事简单一提，萃女马上说：“你们既然看得起我，我一定去办，不接出桃子妹，我替她坐牢去。”



161 经萃女和她哥哥杨更新的帮助，桃子果然被保释放。可是，当把她抬到桃花沟时，好端端的一个人，只剩下一丝儿气了。





162 全家人日夜守护在桃子身边，在母亲的精心护理下，桃子转危为安。



163 这时，于震海和金牙三子伤也养好了，党组织决定他俩去东北隐蔽待命。特委书记珠子交待了去东北的联络暗号和注意事项，并说：“震海，临走前，一定要去看看桃子，好叫她放心！”



164 这天晚上，震海和三子来到桃花沟。震海看到桃子叫敌人折磨的身子，真不忍心离开。但为了革命，他只好把党组织的决定告诉了她，并安慰地说：“我和三子很快就会回来的。”



165 桃子听后，紧紧地拉着震海的手，嘱咐道：“东北冷，多带点衣服，你要照顾好三子兄弟。我和孩子，你用不着悬心，俺娘俩等你回来。”





166 第二天，东方刚刚呈现鱼肚色时，于震海和金牙三子告别了亲人，冒着漫天飞舞的风雪，踏上了去东北的路。





山 菊 花 (上)

原 著： 冯 德 英	出版者： 天津 人民美術出版社
改 编： 孙 仲 晓	(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214号)
绘 画： 王启民 袁大仪	发 行 者： 天 津 市 书 报 书 店
封面设计： 关 巍	印 刷 者： 天津市建新纸制品印刷厂
1982年8月第1版	开 本： 787×1092 毫米 1/64
1982年8月第1次印刷	印 张： 2.625
统一书号： 8073·30672	印 数： 000001—481000
	定 价： 0.21元
